

詩三家義集疏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八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谷風之什第十八

詩小雅

谷風

毛序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潛夫論交際篇

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譴於妻子外蒙議於士夫嘉會不從禮餞御不逮眾貨財不足以合好力勢不足以杖急懼析久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廢疏矣漸疏則賤者愈自嫌而日引貴人逾務黨而忘之矣夫以逾疏之賤伏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爲內摧傷也據此可推知魯詩谷風篇說齊韓無異義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注韓詩曰將恐將懼韓說曰將

辭也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疏相傳興也風雨相感朋友

相棄筴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興者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喻朋友同志則恩愛戚將且也恐懼喻遭厄難勤苦之事也當此之時獨我與女爾謂同其憂務朋友無大故則不相遺棄今女以志達而安樂棄恩忘舊薄之甚○東風謂之谷風見鄘詩三良食流

卷十八 谷風之什

一

鄭衛谷風詩將恐至辭也文選任昉策秀才文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文引經明韓毛文同楊雄甘泉賦注引同蔡邕集正交論云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迨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後漢書朱穆崇厚論云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嘆伐木有鳥鳴之悲皆用魯經文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實予于懷將安將樂棄子如遺

注魯子作我疏傳頽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釋天焚輪謂之頽孔疏引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頽頽下也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頽趙坦云焚當讀為鄭伯之車債于濟之債左襄二十四年傳象有齒以焚其身釋文引服虔云焚讀曰債債偃也風之大者足以翻車故曰焚輪焚一作勞皆段借字胡承珙云焚

輪疊韻文選海賦澗瀆淪而瀉潔注瀆淪相糾貌又封禪文紛綸威蕤注引張揖云紛綸亂貌皆疊韻形容字類風曰焚輪者謂其回旋糾亂之狀猶瀆淪紛綸也陳喬樞云釋文焚本作勞勢亦亂也左傳猶治絲而勢之也義與紛同亦足為勞輪訓作糾亂之證愚案傳言風薄相扶而上似與雅注釋頽風為從上下者相反孔疏解為二風并力相扶而上夫谷風東風乘陽上達理之正也惟以風薄為頽風力薄則頽固是暴風迴風也其

力正厚安得言薄故自陳啟源以下辨論紛起皆謂薄當爲迫此亦定義也蓋谷風本和而柔能克剛頽風暴下迴旋而來迫於上升之風則仍迴旋而上此即輕氣升物紙驚騰空之理若頽風亦爲自下而上之風則無待相扶亦不得言迫矣焚輪與扶搖皆風之名詞焚喻其暴輪喻其迴合言之即紛綸勢亂之狀稽古編謂焚取火炎上固泥即趙氏以輪爲翻車亦可存而不論也魯子作我者新序雜事五引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陳喬樞云文選郭泰機答傅咸詩注引同又釋言疏引亦然蓋魯詩作我韓詩外傳七載宋玉見楚襄王末引詩將安將樂二句明韓毛文同魏志曹植疏谷風有棄予之歎用韓經文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注韓崔嵬作岑原無草不死無木不萎**注**

魯維作惟無皆作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疏傳崔嵬山巔也雖

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箋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山巔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大德切瑳以道相成之謂也○韓崔嵬作岑原者玉篇山部引韓詩曰岑原山巔也案方言言十二岑高也大也廣雅釋詁訓同說文原作遷云高平之野人所登與皇矣傳高平曰原合大司徒五曰原隰其植物宜叢物爾雅釋地可食者曰原則岑原爲山巔可植草木處猶孟子岑樓趙注訓爲山之銳嶺者也毛作崔嵬而爾雅釋山訓詩三家義與荒
谷風之什
二

爲石山戴土卷耳傳誤爲土山戴石戴石之山不能繞草木故
此傳易前說爲山巔與韓同知魯齊亦同矣說文崔大高也鬼
高不平也崔義難同岑而鬼義乃適與原反魯詩鬼作巍說文
高也楚辭初放高山崔巍兮王注高貌是特泛言山巔之高毛
訓山巔亦讀鬼爲巍要以韓義爲備矣說文萎下云食牛也矮
下云病也詩作萎矮之通借字中論修本篇習習谷風惟山崔
巍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
時謬者況人事之報德乎草木字蓋轉寫誤倒此魯說與毛義
合楊雄逐貧賦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明魯毛文同禮檀弓鄭
注萎病也詩云無木不萎鄭正讀萎爲矮引詩明齊毛文同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疏毛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箋不得終
悽悽懷報德也郭注悲苦征役思所生也爾雅正釋此詩之旨
是魯說以蓼莪爲困于征役不得終養而作後漢陳寵傳寵子
忠疏云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先聖緣
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
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
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
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
也陳喬樞云忠於春秋稱公羊說亦齊學也此據齊詩之說與

大戴禮用兵篇引詩義同現
是齊說與毛合韓詩當同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疏傳興也蓼蓼長大

大我觀之以爲非莪反謂之蒿興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
識其事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長已之苦○蓼蓼傳
蓼長大貌重言之則曰蓼蓼又蒿蒿者莪傳莪蒿蒿也釋草莪
蘿舍人云莪一名蘿郭注今莪蒿也陸璣云莪蒿也一名蘿蒿
三月中莪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藁蒿蓋蒿類眾多此莪
秋老亦有蒿名始生香美可食謂之莪成蒿則不可食矣今見
長大者以爲是莪不知非莪乃是
蒿也故箋以爲憂思則心不精識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疏傳莪牡蒿也箋瘁

故舍人云莪一名牡蒿郭注無子者陸璣云三月始生七月華
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角而長一名馬新蒿
孔疏引同郭云無子而陸云有角蓋空角無實故以牡名莪三
月尙可食老則同蒿而莫辨矣莪則七月華似胡麻雖不可食
宜若成實可期及終無子則望全空詩人
自傷不得養父母義更進而意更深也

餅之罄矣注三家餅作瓶罄作室維艱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

之久矣注齊生下有矣字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注韓說曰怙賴

也恃負也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疏也傳餅小而罍大罍盡也鮮寡

為罍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眾恤寡此言供養日寡矣而我尚

不得終養恨之言也恤憂靡無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

以為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見如入無

所至○說文餅下云罍也或作瓶罍下云汲餅也罍下云器中

空也詩曰餅之罄矣窶下云空也詩曰瓶之窶矣毛作罄作窶

者三家文也釋器罍器也小罍謂之坎郭注罍形似壺大者受

一斛一斛者十斗也禮記禮圖云罍大一斛其所容甚

多鴻酒於餅以供斟酌此餅小罍大之證左昭二十四年傳鄭

子太叔對范獻子曰今王室實蠹蠹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

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惟罍之恥王

室之不寧晉之恥也此引餅喻已小國罍喻晉大國雖是斷章

亦取餅小罍大之義餅小而盡以喻已不得養父母罍大而恥

以喻上之人征役不息使人民有不得終養者為上之恥也陳

忠疏引詩二句意同已見上箋謂不使富分貧眾恤寡則恥在

富與眾不在上非詩旨齊生下有矣字者大戴禮用兵篇詩云

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盧辯曰小雅蓼莪之三章也亦困

于兵革之詩也明齊詩多一矣字胡承珙云以無怙恃故謂之

鮮民言其薄德而寡怙也怙賴至負也釋文引韓詩文眾經音

義一引同馬瑞辰云釋言怙恃也說文怙恃也恃賴也是怙與恃散文通對文異唐風以陟岵興望父即取可怙之義釋名岵怙也是矣恃負互訓說文負恃也漢書高帝紀嘗從王媼武負貰酒如注俗謂老大母爲負顏注劉向列女傳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爲負耳謂母爲負蓋取可恃之義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注三家拊作撫長我育我顧我

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注魯昊作皞疏厚傳鞠養腹

兮生我者本其氣也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之猶是也言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三家拊作撫者後漢梁竦傳撫我畜我蓋三家文韓詩外傳七言爲人父之道末引父兮生我六句作拊我與毛同然則作撫者齊魯文也說文惱起也箋蓋讀畜爲惱腹厚釋詁文馬瑞辰云腹與複通說文複重衣貌重衣亦厚之義詩歷言拊畜長育顧復而終以出入腹我蓋言出入則已舉在內在外無所不該故以腹我括之見其無所不愛厚也黃山云初學記十七引詩出入復我腹作復疑三家異文禮月令水澤腹堅呂覽作水澤復高注復或作複是腹複復互通作復與上復我同文異解魯昊作皞者漢書鄭崇傳哀帝詔云欲報之德皞天罔極帝從韋元成韋賞受魯詩此詔所稱詩詞當是魯文顏注皞字與昊同曹植

言三
貴躬詩昊天罔極曹習韓詩明韓毛文同
魏志植疏終懷夢莪罔極之哀用韓經文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疏

傳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貌箋民人

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穀養也言民皆得養其父母我獨何故觀此寒苦之害○胡承珙云傳云至難者義當如行路難蜀道難之難以烈烈為險阻之狀玉篇廣韻嘯巍也集韻類篇嘯力樂切山高貌古有嘯山氏禮祭法注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或曰烈山氏然則烈烈為山之高峻故傳以為至難三家無異文則烈烈當同訓也漢書王吉傳吉疏云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又曰冬則為風寒之所區薄顏注發發飄風貌區與偃同言遇疾風則偃靡也吉用韓詩鄭云發發然寒且疾當即本韓說申毛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疏

傳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箋

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律律王安石以為山之率律說文無率字玉篇有律字云律砭危石文選七發上擊下律注云律當為砭是律砭同字故傳云律律猶烈烈也楚辭怨思飄風蓬埃拂拂兮王注拂拂塵埃貌文選顧延年應詔諫曲水詩滯瑕難拂李注拂亦作弗古字通是弗弗即拂拂矣

薤菜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疏

毛序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箋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魯莊

公十年齊師滅譚○潛夫論班祿篇賦斂重而譚告通陳喬樞云譚本皆誤作譚莫知其爲指此詩矣顧廣圻據毛詩序譚大夫作此以告病證譚字卽譚之譚其說是也思案譚告通者蓋魯詩原有此文言譚大夫告東國之病苦具詩上達於周廷也後漢楊震傳震疏云大東不興於今震習魯詩是魯篇名亦作大東易林復之兌賦斂重數政爲民賦杼軸空虛去其家室否之豐晉之復同焦用齊詩經文與毛序義合漢書古今人表譚大夫次厲王世然則非幽王詩也

有饒盥飧有捋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瞻言顧之潛焉出涕疏

傳興也饒滿簋貌飧熟食謂黍稷也捋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如砥貢

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瞻反顧也潛涕下貌箋飧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飧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興者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天子之恩厚君子皆法倣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之其之無怨言我也此二事者在乎前世過而去矣我從今顧視之爲之出涕傷今不如古○說文饒盛器滿貌方言廣雅並曰饒豐也義亦與饒近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八

谷風之什

五

馬瑞辰云詩蓋以饗餼之滿與古者邦國之富不若今之杼柚其空也不必如箋以爲致餼之禮又云匕所以載牲體亦以取黍稷少牢饋食禮饗人所擬者牲體之匕廩人所擬者黍稷之匕棘匕承上簋餼言王氏念孫以爲黍稷之匕是也說文匕所以比取飯一名相士冠禮鄭注相狀如匕以角爲之是以角爲之名相以木爲之名匕雜記匕用桑長三尺棘匕對桑匕言古者喪用桑匕吉用棘匕皆取聲近爲義桑言喪則棘爲吉非必如傳之赤心爲喻也說文底柔石也重文作砥孟子引詩周道如底四句趙注底平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趙用魯詩也愚案詩言昔者邦國殷富王道平直君子率履小人遵守世教陵遲民多踰犯今顧念之惟傷懷出涕而已魯義如此鹽鐵論刑德篇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韓詩外傳三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晷焉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言賦斂困窮民不知急公奉上之義踰越禮教終陷刑罪故晷顧而出涕齊韓所說與魯義合荀子有坐篇引詩晷言作眷焉潛焉作潛然亦魯

文異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注）魯桃作

若韓作耀云往來貌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疏

傳空盡也

獨行貌公子譚公子也箋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譚無他貨惟絲麻耳今盡杼柚不作也葛屨夏屨也周行周之列位也言時財貨盡雖公子衣履不能順時乃夏之葛屨今以履霜送轉餽因見使行周之列位者而發幣焉言雖困乏猶不得止既盡疾病也言譚人自虛竭餽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病也○惠周惕云小東大東言東國之遠近也魯頌遂荒大東箋大東極東也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正日景日東則景夕多風鄭注謂大東近日也皆以大東為極東遠言大則近言小可知矣譚為東國因其國而及其鄰封故言小東大東馬瑞辰云釋文杼說文云盛緯器柚本又作軸案說文杼機持緯者釋文引作盛緯器蓋誤玉篇杼織杼也亦作梭御覽引通俗文所以行緯謂之杼說文無杼梭字杼即梭也說文膝機持經者段注膝即軸也謂之軸者如車軸也膝通作勝惟南子曰後世為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又曰黼黻之美在于杼柚作柚者段借字也易林杼柚空虛引見陳忠疏杼柚將空並用齊經文糾糾義具魏風魯作佻佻者釋訓佻佻契契現愈遐急也是魯與毛同愈遐急也者明為大東作訓是佻佻本義狀其遠行急切之意一作若若者王逸引詩作若若公子隳佻本音若文選魏都賦注引爾雅郭注云佻音葦若蓋以音近通借乃魯亦作

本作耀耀往來貌者釋文引韓詩文廣韻二十九條耀下引同韓訓往來貌者蓋以耀耀為趨趨之借字廣雅耀耀好也說文耀直好兒此耀耀本訓蓋出齊詩字同而義異也楚詞九歎征夫勞於周行兮王逸注行道也詩云若若公子行彼周道陳喬縱云周行作周道道與疾亦韻賦舖堂云逸訓行為道而引詩以證之字當本作行其說亦通愚案此詩訓周行為周道詞義俱順魯詩實勝箋說馬瑞辰云既往既來謂數數往來疲於道路並無厚往空來之義箋說非

有冽沆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

哀我憚人亦可息也疏

傳冽寒意也側出口沆泉穫艾也契契

名也既伐而析之以為薪不欲使沆泉浸之浸之則將濕腐不中用也今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欲使周之賦斂小東大東極盡之極盡之則將困病亦猶是也薪是穫薪者析是穫薪也向庶幾也庶幾析是穫薪可載而歸蓄之以為家用哀我勞人亦可休息養之以待國事○釋文穫鄭木名也字則宜作木旁釋木獲落某氏注可作栝圖皮剝獲物不解邢疏即引此箋作獲為證雅訓本魯詩文是箋乃據魯改毛陳喬縱云陸疏今柳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剝剝之長數尺可為繩索又可為甌帶其材可為杯器與某氏爾雅注合皆本魯訓也王逸楚詞九歎注契契憂貌也詩云契契寤歎陳喬

縱云楚詞契字傳校云一作挈案廣雅釋訓契契憂也曹憲言契爲挈臧輔堂云舊音挈字疑與正文互易契本作契蓋毛作注契契字是後人所改有舊校可證也釋詁瘳勞也郭注詩曰哀我瘳人是瘳作瘳用本字毛作瘳用借字毛釋文字亦作瘳是毛又作本與魯同釋木采薪即薪陸釋文引樊光注詩云瘳是瘳薪意言薪謂身即薪伐之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疏傳東人譚人也來勤也西人京師人也

言富也私人私家人也是試用於百官也箋職主也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潔而逸豫言王政偏甚也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其不言政偏則言眾官廢職如是而已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私人云云言周衰羣小得志○案東人非獨譚人大東小東皆有之據雅訓仇仇契契愈退急也是譚國在遠東故作詩者以大東名篇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魯朝作珣齊韓作絹佩作珣

詩三家說義疏卷十八 谷風之什 七

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注韓說曰

襄反也

疏

傳或醉於酒或不得漿朝朝玉貌璚璚也漢天河也

佩佩之朝朝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食監視也喻王闔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至莫七辰辰一移因謂之七襄○案韓詩外傳七載陳饒對宋燕語未引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與毛義同朝作珣者釋訓皋皋珣珣刺素食也孔疏引某氏曰珣珣無德而佩空食祿也是魯作珣珣與毛或作本同集韻四十一迴珣珣玉貌言珣珣而係璚之組自見故詩以長言之云不以其長而無德而佩之刺意隱然言外箋說正本雅訓又御覽六百九十一引詩絹絹璚璚朝作絹佩作璚疑齊韓異文或云或以其酒四句承上起下言東人貢賦入周或以酒往而視之不以爲其漿佩璚璚然而不以爲其長承上文不來意言羣小驕貴不解恤下惟王如天略無所察故下皆以天爲喻漢者天河也亦曰雲漢監視也光謂如水光天河不辨有星故毛云有光而無所明孔疏說文岐頃也字從匕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故云隅貌開元占經引詩氾歷樞云織女內正紀綱此齊說春秋合誠圖云織女天女也成衣立紀故齊制成文繡應天道韓說曰襄反也者文選顏延之夏夜呈從兄詩李注引薛君文與毛傳同上引韓詩曰跂

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明韓毛文同孔疏謂終一日歷七辰至夜而同反胡承珙云經言日並不及夜況移七襄而至夜亦不得謂之同反蓋反即更也呂覽察微篇知度篇高注並以反為更此言反者亦謂從旦至莫七更其次箋言更其肆者申傳非易傳也爾雅襄除也斯干傳除去也除去者變更之義故韓毛皆以襄為反御覽八百二十五載王逸機賦云終日七襄明

習毛文同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曉彼牽牛不以服箱注三家不下有可字

東有啟明注三家啟作启西有長庚注韓詩曰太白晨出東方

為启明昏見西方為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疏傳不能反報

星貌河鼓謂之牽牛服化服也箱大車之箱也旦出謂明星為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捄畢貌畢所以掩兔也

何當見其可用乎箋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助日報成文章以用也牽牛不可用於化服之箱啟明長庚皆

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已○傳云反報猶反復也易林小過之比天女

踞牀不成文章大畜之益踞作推焦用齊經文河鼓謂之牽牛者釋天文今爾雅河作何釋文音胡可切胡承珙云郭注今荆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八 谷風之什

州人呼牽牛星爲擔鼓擔者荷也鼓星在天漢之旁故名河鼓
牽牛在鼓星之下故謂之何鼓天官書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
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明河鼓與牽牛異郝懿行云牽牛
三星牛六星天官誤以牛星爲牽牛故以何鼓牽牛爲二星半
延相云牛宿其狀如牛何鼓在牛頭上則是牽牛人也何鼓中
星最明故詩曰皖彼牽牛不可以服箱與下文不可字者文選思元賦李
注引詩皖彼牽牛不可以服箱與下文不可字者文選思元賦李
酒漿句法一例毛詩無可字有者三家文馬瑞辰云考工記大
車牝服二柯又三分柯之二先鄭注牝服謂車箱服讀爲負說
文箱大車牝服也皆以牝服與箱爲一後鄭云牝服長八尺謂
較也蓋以牝服爲左右較而以箱爲大車之輿其義當與毛傳
同故此箋申毛云不可用於牝服之箱然以經文求之服當作
虛字解不得以爲牝服服之言負也車箱以負器物謂之服牛
以負車箱亦謂之服思元賦羈要裏以服箱李注服駕也箱車
也蓋取騾服鹽車之義而服箱之字則本之於詩又古詩牽牛
不負輓亦本此詩爲說自輓牛預處言之則曰負輓自牛負車
言之則曰服箱服與負一也淮南說山訓剝牛皮鞣以爲鼓正
三軍之眾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輓也服於輓卽負輓也則知服
箱猶云負箱耳三家啟作君者說文啟敎也君開也釋天明星
謂之君明是魯作君韓亦作君現大戴禮四代篇詩云東有閼
明疑景帝諱改君爲開太白謂之長庚史記天官書索隱引韓詩
文何氏古義云廣雅太白謂之長庚知長庚與啟明是一星特

從來解說東西不明似每日東西兩見夫東西非同時當晨見
東方去夕元之期甚遠及夕見西方去晨見之期甚遠啟明長
庚因東西見而異其名耳胡承珙云太白名長庚不止見廣雅
鄭陽上梁孝王書曰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策太白食昴張衡
週天大象曰衛生設策長庚入昴此太白爲長庚之證又在張
揖前若何氏疑太白不能一日東西兩見則又不然新法表異
云金星或合太陽而不伏水星或離太陽而不見所以然者金
緯甚大凡逆行緯在北七度餘而合太陽於壽星大火二宮則
難與日合其光不伏一日晨夕兩見者皆坐此故水緯僅四度
餘設合緯向是南合太陽於壽星嗣後雖離四度夕猶不見也
合太陽於降婁後雖離四度晨猶不見也此二則用渾儀一測
便見非舊法所能知也有球天畢在施之行若孔疏云祭器掩
兔之畢俱象畢星爲之必易傳者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
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
箋義爲長胡承珙云此說非也史記天官書畢曰罕車爲邊兵
主弋獵後漢蘇竟傳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是天官家言
皆謂畢爲田器證一說文畢田網也又率下云捕鳥畢也是畢
之制字亦止有田器一義證二盧令序襄公好田獵畢弋爲
詩畢之羅之傳云畢掩而羅之是序及詩言畢者皆爲田具祭
器之畢不見於詩證三漸漸之石篇月離于畢傳畢喝也此用
爾雅濁謂之畢文史記律書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索隱
引孫炎云掩兔之畢或呼爲濁郭注本之是田器濁畢兩名皆

取星象若謂祭器取象在先則祭器之畢更無屬名證四易繫詞佃漁始于包犧茹毛飲血之時未必即有祭器自應以田獵之畢取象在先而助載鼎實者為後證五且本經下句明言載施之行兔且云施于中達施于中林若非畢驛何得言施證六然則箋義雖可通究當以傳為正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

翕其舌注韓翕作吸維北有斗西柄之揭疏

傳挹刺也翕合也箕翕猶引也引舌

者謂上星相近○說文簸揚米去糠也韓詩外傳四引詩惟南有箕不可以簸揚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其位無其事也韓翕作吸者王篇口部詩云惟南有箕載吸其舌吸引也顧用韓詩此韓文也陳奐云禮曲禮以箕自鄉而扱之注扱讀曰吸謂收糞時也少儀執箕屬搗注膺親也搗舌也持箕將去糞者以舌自鄉蓋三家詩作吸訓引引舌內鄉似箕形愚案箋說即用韓義改毛引舌內鄉象吸之形兼取其斂之義也下四句與上四句雖同言箕斗自分兩義上刺虛位下刺斂民也玉篇斗部料有柄形如北斗星用以斟酌也詩云唯北有斗亦飲水器也陳喬樞云此篇唯北有斗四句毛傳均無訓釋玉篇所說料部云云引詩為證蓋亦據韓說也馬瑞辰云說文料勺也勺所以挹取也詩作斗者皆料之借字正義箕斗並在南方之時

箕在南而斗在北故云南箕北斗集傳兼采南斗北斗二說案孔疏以爲南斗是也爾雅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郭注箕龍尾斗南斗是凡箕斗連言者皆爲南斗王氏念孫云南斗之柄常向西而高於魁故經言西柄之揭若北斗之柄固不常西卽指西亦不得云揭其說是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疏

毛序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說與左氏同前故首章卽以先祖爲言與下篇北山勞於從事不得養父母首章卽言父母詩旨正爲一類毛序泛以爲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未得其要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疏傳徂往也六月火

變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興人爲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曾使我當此亂世乎○中論譴交篇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怨刺故四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徐用魯詩是魯詩以爲行役過時不反而作左文三年傳杜注四月之詩行役踰時思歸祭祀說與中論合是此詩古無異義蓋四月不反

詩王風采芣苢

卷八

谷風之什

卜

已為過時又歷秋至冬故作詩以刺因言四月立夏六月暑盛
又將往矣不能歸而祭祀故思先祖也陳奐云匪彼也彼猶其
也胡寧皆何也先祖匪人胡寧忍予言先祖其人何忍予而降
禍亂也與雲漢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文義正同王夫之云匪人
者猶匪他人也類升之詩曰兄弟匪他義同此自我而外不與
己親者或謂之他或謂之人皆疏遠不相及之詞猶父母生我
胡俾我瘡也愚案寧如陳說匪人當如王說祖先之於己身默
相佑助有息息相通之理已不能歸而祭祀故思先祖先祖居
享祭之時亦必念我故言先祖匪猶他人胡忍予之不歸也
文義大順讀者泥於箋訓故以為悖慢之言

秋曰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注韓具作俱瘼矣作斯莫魯作

斯瘼爰其適歸疏傳淒淒涼風也卉草也腓病也離憂瘼病適

貧殘之政行而萬民困病爰曰也今政亂國將有憂病者矣曰

此禍其所之歸乎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為亂○左宣十二年

傳引詩亂離瘼矣左傳毛詩皆古文也韓具作俱瘼矣作斯莫

者文選謝靈運九日送孔令詩李注引韓詩曰秋日淒淒百卉

俱腓薛君曰腓變也謂云也引韓言俱變而黃也潘安仁關

中詩李注引韓詩曰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薛君曰莫散也故

謂荒蕪諸賦賦詩表馬瑞辰云其讀如散漠之漠說文漠北方

流沙也沙水散石也是沙漠義取漠散魯作斯瘼者說苑政理

篇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仲長
統昌言法誠篇曰亂離斯瘼怨氣并作趙壹刺世疾邪賦曰原
斯瘼之攸與實執政之匪賢皆用魯詩然韓魯爰字並無作奚
之本惟家語作奚其適歸僞書未敢據證常璩華陽國志引亂
離瘼矣奚其適歸任昉表亂離斯瘼欲以安歸似
亦用作奚之本但皆在晉以下僞書大行之時矣

冬日烈烈注魯烈烈作栗栗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疏

箋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言王為酷虐慘毒之政如冬日之
烈烈矣其亟急行於天下如飄風之疾也穀養也民莫不得養
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觀此寒苦之害○魯烈烈作栗栗者蔡邕
九惟文用冬日栗栗句烈栗一聲之轉故烈魯作栗冬以紀時
與夏秋同不
必如箋說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注三家侯作維廢為殘賊注魯說曰廢大

也莫知其尤疏梅栗之下人取其實蹂踐而害之令不得蕃茂

喻上多賦斂富人財盡而弱民與受困窮尤過也言在位者貪
殘為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伏於惡○三家侯作維者
白帖九十九引詩曰山有嘉卉維栗維梅黃山云蕩之侯作侯
祝正月之侯薪侯蒸皆即為作祝為薪蒸則維栗維梅亦指嘉
卉三侯是也
谷風之什
上

卉爲栗梅文選思元賦李注卉草木凡名也是栗梅亦可以卉
名之不必如箋說嘉草生梅栗下矣栗薦豆籩梅和鼎實皆祭
先所資故詩及之廢大也者釋詁文魯說也郭注詩曰廢爲殘
賊爾雅廢大之詁專釋此詩列子楊朱篇廢虐之主張湛注廢
大也列女漢霍夫人傳詩云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言其怙於惡
不知其爲過也怙於惡謂習慣爲惡與傳說同皆用魯義韓詩
外傳七言不知爲政者使情厭性云云末
引詩曰廢爲殘賊莫知其尤明韓毛文同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注韓詩曰曷云能穀

云辭也疏傳構成曷逮也箋相視也我視彼泉水之流一則清

言何也穀善也言諸侯日作禍亂之行何者可謂能善○泉水
本清受染則濁喻行役構禍不能自潔也馬瑞辰云爾雅說文
並曰遘遇也構者遘之段借構禍猶云遇禍集傳訓爲遭禍得
之曷云全辭也王篇云部引韓詩文引經明韓毛文同皮嘉祐
云文選傳咸詩注引周南

卷耳云何吁矣章句同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疏傳滔滔大水貌其

箋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眾川使不離滯滯喻吳楚之君能
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瘁病仕事也今王盡病其封畿之內

以兵役之事使羣臣有土地曾無自保有者皆懼於危亡也吳楚舊名貪殘今周之政乃反不如○案詩人行役至江漢合流之地卽水興懷言江漢爲南國之綱紀王朝反不能爲天下之綱紀也馬瑞辰云有讀如相親有之有寧莫我有猶王風葛藟篇亦莫我有也左昭二十年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有相親有也詩人傷已之盡力勞病以事國而不見親有於上耳

匪鵠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疏傳鵠鵠也鵠鵠貪

逃處淵箋翰高戾至鱣鯉也言鵠鵠之高飛鯉鮪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鵠鵠能高飛非鯉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爾喻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陳奐云匪彼也傳云鵠鵠貪殘之鳥也者以喻貪殘之人處於高位大魚上疑奪鱣鮪二字云鱣鮪大魚能逃處淵者以喻今民不能逃避禍害是大魚之不如矣黃山云簡書驅迫登高臨深故有戾天逃淵之感鵠飛戾天魚躍于淵是其恆性舉鵠以配鵠舉鱣鮪以概魚耳何草不黃篇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孔子在厄以之自比正同此惜他詩如匪載匪來匪教匪誨匪皆不訓彼陳主申毛以抑鄭其說未塢馬瑞辰云釋文鵠徒凡反字或作驚鵠以專反鵠也說文鵠鵠也鵠鵠也正義引說文鵠鵠也從敦而爲聲字異於鵠也今案說文隹字注一曰鵠字隹卽隹也鵠卽鵠也是鵠古或借作鵠之證至維鵠之鵠說文自作隹耳又說文鵠字別引詩匪鵠匪鵠當卽今鵠字五各反與驚異據正義引蒼頡解詁

云為鵲也又引說文薦鵲鳥也則經文原作薦字王氏引之云
薦字見於小雅大雅周官射鳥氏曲禮中庸爾雅釋鳥蒼頡篇
不應說文不載蓋說文有此字而傳寫者脫之也其鵲字注引
詩匪鵲匪薦當作匪鵲匪薦蓋本作薦字因下薦字篆文相連
寫者遂誤為薦耳今案王說是也說文薦字薦字蓋同訓為薦
鳥傳寫者誤刪其一段王裁乃欲據說文誤本改經文之薦為
薦失之愚案說文薦徐鉉疑从萑省故為與專切此與下天
淵為韻若徑从弋即佳部之推音義俱非薦即薦段未失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注魯維作唯疏傳杞

也棖赤棟也箋此言草木生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
告哀言勞病而憫之○蕨薇杞桋草木之微者嘉卉殘賊山隰
所有僅此喻其窮也棖赤棟釋木文郭注好叢生山中蓋山隰
皆有魯維作唯者蔡邕袁滿來墓碑唯以告哀是魯作唯易林
大有之賁作此哀詩以告孔憂用齊經文

四月八章章四句

北山疏

毛序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
其父母焉○後漢楊賜傳賜疏云勞逸無別善惡同流

北山之詩所為作此魯說齊韓蓋同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疏傳偕偕強壯貌士子有王事者也箋言我也登山而采杞非

也盥不堅固也王事無不得其事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止靡無

歸父母思已而憂○易林夫之解登高望家役事未休王事靡

盥不得逍遙鼎之困同此齊詩義登高望家說詩首二句也采

杞適然之事耳偕偕傳訓強壯貌強當為彊說文彊弓有力也

偕彊也引詩偕偕士子讀為事士子從事王朝之子

也王事靡盬義當盡力特久役不歸使我父母憂思耳

溥天之下注三家溥作普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

不均我從事獨賢疏傳溥大率循濱涯也賢勞也箋此言王之

使而不行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

事於役自苦之辭○三家溥作普者韓詩外傳一引詩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後漢桓帝紀梁太后詔普天率土遐邇洽同是韓

作普班固明堂詩普天率土各呂其職是齊作普荀子君子篇

新書匈奴篇史記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白虎通封公侯篇喪

服篇皆引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魯作

普惟白虎通及漢書王莽傳引詩濱作賓蓋是魯詩亦作本趙

岐孟子章句九注云普徧率循也徧天下循土之濱莫有非王

寺三

卷一

谷風之什

三

者之臣今王不均大夫之使乃使從王事獨勞乎故孟子引詩云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訓賢爲勞正傳所本鹽鐵論地廣篇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齊義相同箋云專以我有賢才之故云云人無自命爲賢才者若王以爲獨賢則已受知大用矣而猶不巳于行靡事不爲乎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疏傳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將壯也旅眾也箋嘉鮮皆善也王善我年未老乎善我方壯乎何獨久使我也王謂此事眾之氣力方盛乎何乃勞苦使我之經營四方○馬瑞辰云彭旁雙聲古通用說文駉馬盛也引詩四牡駉駉即詩四牡彭彭之異文廣雅彭彭旁盛也說文傍字訓近此詩傍傍即旁旁之借字又云方言駉膂力也東齊曰駉宋魯曰膂戴震疏證曰膂通作旅詩旅力方剛是也廣雅膂力也王念孫疏證曰大雅桑柔云靡有旅力秦誓曰旅力既愆周語云四軍之眾旅力方剛義並與膂同膂力一聲之轉今人猶呼力爲膂力古之遺語也今案方言又曰膂膂也甄吳之外鄙謂之膂郭注膂者用膂力因名云是力謂之膂膂者用力亦謂之膂古者行人奔走多以負擔爲喻左傳弛于負擔是也詩下言經營四方則旅力正當從方言膂也之訓傳訓爲眾失之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注魯燕燕作宴宴瘁作頓或息偃在

牀或不已于行疏傳燕燕安息貌盡力勞病以從國事箋不已

五行志劉歆說詩曰或宴宴居息或盡頓事國陳喬樞云

歆述士文伯引詩語與今左傳異知其從魯詩之文也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疏傳叫呼

鞅掌失容也箋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

遽也○孔疏不知叫號者居家用逸不知上有徵發呼召潛夫

論邊議篇詩痛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明魯毛文同後漢郎

顓傳拜章曰棲遲偃仰寢疾自逸用齊經文刪一或字馬瑞辰

云鞅掌二字疊韻即秧穰之類說文秧禾若秧穰也集韻禾下

葉多也禾之葉多曰秧穰人之事多曰秧掌其義一也傳言失

容者亦狀事多之兒胡承珙云莊子庚桑楚篇擁腫之與居鞅

掌之爲使釋文引崔云鞅掌不仁意案不仁猶言手足不仁不

仁則手容不能恭足容不能重卽是失容之意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疏箋咎猶

風猶放也○馬瑞辰云說文醑樂酒也又湛樂也二字音義並

同此詩湛樂及抑詩荒湛于酒皆醑字之假借岷篇士之耽兮

詩三豕渡襄鹿

卷十八 谷風之什

古

女之耽兮及常棣詩和樂且湛賓之初筵詩子孫其湛釋
詁就樂也皆媒字之段借風議即放議放議猶放言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疏毛序大夫梅將小人也箋周大夫梅將小人幽王

人並○易林井之大有云大輿多塵小人傷賢皇父司徒使君

失家陳喬樞云據易林皇父司徒云云則齊詩之說或以此為

刺厲王時也愚案十月之交篇皇父卿士仍當在幽

王時箋以為厲王非也陳沿箋說之誤魯韓未聞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疢兮疏傳大車小人之所

猶扶進也祇適也鄙事者賤者之所為也君子為之不堪其勞

以喻大夫而進舉小人使得居位不任其職愆負及已故以眾小事為

憂也進舉小人使不得居位不任其職愆負及已故以眾小事為

憂適自病也○孔疏冬官車人為車有大車鄭云大車平地任
載之車其車駕牛故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小人之所
將也小人扶進大車而塵及已君子扶進小人而病及已故以
為喻底當依唐石經作底釋詁底病也說文疢病也从疒氏聲
後漢張衡傳載衡思元賦思百憂以自疚疹疾字同馬瑞辰云
古音脂與真互轉支真亦互轉底當讀如疹故與塵韻猶說文
趁讀若塵也三家蓋有作疹者陳喬樞云張用魯詩疾字是據

魯文李注引詩祇
自重兮爲證非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頽疏傳頽光也箋冥冥

所見也猶進舉小人蔽傷己之功德也思眾小事以爲憂使人

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荀子大略篇君人者不可以不慎

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

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韓詩外傳七魏

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主曰從今以後吾

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

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惡我

於君朝廷之大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不復樹

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

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維塵雍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疏箋雍猶蔽也重猶

塞又作

小明疏

毛序大夫悔仕於亂世也箋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曰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三家無異義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玆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

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其人注齊其作恭涕零如雨豈不懷

歸畏此罪罟疏

傳玆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罟網也箋明明

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據時幽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征行徂往也我行徃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二月朔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尚未得歸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遭亂世勞苦而悔仕憂之甚心中如有藥毒也其人靖共爾位以待賢者之君懷思也我誠思歸畏此刑罪羅網我故不敢歸爾○言王如天於下土之事當無不照察說文玆遠荒也从艸九聲引詩至于玆野其地不著故但以遠荒言之朔二月上旬吉日啟行之時至於今已離歷寒暑我心甚憂如毒藥之苦我念彼靖共職位之賢人可爲師法惟以古道自勉經歷艱難不覺涕零如雨非不懷歸亦畏此罪罟不能歸也齊其作恭者鹽鐵論執務篇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今則繇役極遠寒苦之地危難之處今茲往而來歲還故一人行而鄉曲悵一人死而萬人悲詩云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此齊說其與恭同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

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其人矐矐懷顧注魯韓作眷眷懷顧

豈不懷歸畏此譴怒疏傳除除陳生新也憚勞也箋四月為除

即歸何言其還乃至歲晚尚不得歸孔甚庶眾也我事獨甚眾

勞我不暇皆言王政不均臣事不同也矐矐有往仕之志也○

方除毛鄭異義說皆可通魯作眷眷者文選登樓賦注思元賦注眷眷

願貌詩曰眷眷懷顧韓作眷眷者文選登樓賦注思元賦注眷眷

雲蒼張士然詩注謝惠連西陵遇風詩注王粲從軍詩注作矐矐

引韓詩曰眷眷懷顧說文有眷無矐詩言我事孔庶本欲不願

而歸然念彼其人又為之眷眷而反顧焉且懼歸而獲譴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與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

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其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疏傳與煖也蹙促也戚憂也箋愈猶益也何言其還乃至於政

世而仕自遭此憂悔仕之辭興起也夜臥起宿於外憂不能宿

於內也反覆謂不以正罪見罪○詩借與為煖陳奐云伊維也

雄雉雙伊當作緊緊猶是也孔疏箋以宣二年左傳自詒緊感
小明云自詒伊戚為義既同故此及蕞葭東山白駒各以伊為
緊小明不易者以伊感之文與左傳正同為緊可知案據此則
孔所見左傳作緊與此詩作伊義同矣與言出宿者思慮展轉
不能安寢也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其爾位注魯共一作恭齊共作恭韓靖

其作靜恭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疏傳靖謀也正直為

直箋恆常也嗟女君子謂其友未仕者也人之居無常安之處
謂當安而能遷孔子曰鳥則擇木其具式用穀善也有明君
謀具女之爵位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為治神明若祐而聽之
其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天命不汲汲求仕之辭言女位
者位無常主賢人則是○嗟爾君子斥王也不指在位之大夫
亦非望未仕之君子言君子當勤於政毋苟自安處靖恭天位
惟正直之人與之為治神明祐聽之必用天祿與女矣特其詞
意甚隱耳魯共一作恭者中論法象篇言君子謙讓莊敬四者
備而福祿從之引詩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是魯亦訓穀為祿漢書淮陽王欽傳元帝璽書曰詩不云乎靖
恭爾位正直是與齊靖共作靖恭者禮表記小雅曰靖恭爾位
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鄭注靖治也爾女也式用也穀

祿也言敬治女位之職正直之人乃與爲倫友神聽女之所爲
用祿與女韓靖其作靜恭者韓詩外傳四韶用干戚云云未引
詩曰靜恭爾位正直是與俱
珣醜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其爾位注齊無恆一作毋常靖其作靖

恭一作靜其韓靖其作靜恭亦作靖恭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

爾景福疏傳息猶處也介景皆大也箋好猶與也介助也神明

子勸學篇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

聽之介爾景福說苑貴德篇引詩靖其爾位四句與荀子同明

魯毛文同齊無恆一作毋常靖其作靖恭一作靜其者大戴禮

勸學篇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

之介爾景福禮緇衣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繁露祭義篇詩

曰嗟爾君子毋常安息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

福無作毋靖作靜古通用恆作常者墨子非儒篇陳恆作陳常
知常亦通恆陳喬樞以爲漢避諱改未塢韓靖其作靜恭一作
靖恭者韓詩外傳四載齊桓公伐山戎未引詩曰靜恭爾位好
是正直詩曰靖恭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外傳七載衛獻公出走反
國未引詩曰靖恭
爾位好是正直
詩三家義集流卷十八 谷風之什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鍾

疏

毛序刺幽王也。○孔疏鄭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

瑞辰云鄭君先通韓詩以鼓鍾為昭王詩蓋韓詩之說故王應麟詩攷以孔疏所引列入韓詩陳喬樞云中候多齊說如趙維戒言刺者配姬以放賢是其明證他若契握言元鳥翔水遺卵城簡拾吞生契封商稷起言蒼耀稷生感迹昌皆與詩緯合鼓鍾之詩鄭據齊詩為說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疏

傳幽王

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為之憂傷菱為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儀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淑善懷至也古者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各得其宜至信不可忘。○說文鎗鍾聲也重言之曰鎗鎗將將同音借字風俗通義十淮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詩云淮水湯湯明魯毛文同南陽漢郡今之南陽府昭王南巡蓋將由此入漢也王會諸侯於淮上而奏先王之樂失禮之甚聞者傷之漢書循吏傳贊用淑人君子明齊毛文同主引之釋詞云允語

詞

鼓鍾噤噤淮水潛潛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疏傳將將

潛潛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太玄鍾鼓噤噤范望注噤噤

和聲也說文噤烏鳴聲繇樂和繇也此噤即繇之段借又潛水

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明魯毛文同

鼓鐘伐鼗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注韓作憂心且陶陶暢也淑人

君子其德不猶疏傳鼗大鼓也三洲淮上地妯動也猶若也箋

訓鼗鼓而食高注鼗鼓王者之食樂也詩曰鼓鍾伐鼗陳喬樞

云荀子正論天子者代畢而食雍而徹乎五祀代畢當為伐畢

以樂微于造主術訓又云奏雍而徹已反而祭竈蓋徹饌而設

之於竈若祭然造竈古字通用專言之則曰竈連類言之則曰

五祀據此鼓鍾伐鼗王者之食樂魯詩之說即本荀子淮有三

洲者朱右曾云水經注淮水又東為安豐津淮東有洲俗號闕
邱縣北陳奐云縣東北十五里有大業陂周二十餘里人呼水
門塘相傳古名鎮淮洲陷為陂淮水自霍邱縣東流經正陽鎮
合潁水淮洲陷為陂當在潁水入淮之處左傳所稱潁尾也愚
案大水中洲坍塌不常淮水三洲最古據朱陳二說二洲一已
寺三家寔長流

卷十一 谷風之什

爲陂另一洲更無可考古南江併於中江亦其比也憂心且陶
陶暢也者眾經音義十二後漢書注八十一文選注三十四引
韓詩文陳喬樞云廣雅釋言陶憂也正合韓訓說文云暢不生
也玉篇同禮月令曰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
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暢月云者當即以不生爲義與
訓作暢達相反則暢之本義與鬱近古人以鬱陶連文訓爲憂
思陶猶鬱也知韓詩以陶訓暢暢亦有憂鬱義矣王氏念孫曰
凡一字兩訓而反復旁通者如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安
臭之爲香不可悉數爾雅鬱陶絲喜也又云絲憂也絲字卽有
憂喜二義鬱陶亦猶是也故喜氣未暢曰鬱陶檀弓疏引何氏
云鬱陶懷喜未暢意是也憂思憤盈亦曰鬱陶楚詞九辨豈不
鬱陶而思君兮王注憤念蓄積盈胃臆也孟子書象曰鬱陶思
君爾史記五帝紀我思君正鬱陶是也暑氣蘊隆亦謂之鬱陶
摯虞思游賦戚滯暑之鬱陶兮夏侯湛大暑賦乃鬱陶以興
是也事雖不同而同爲鬱積之義故命名亦同閭若璩謂憂喜
不同名廣雅誤訓陶爲憂其說非也說文引詩憂心且恤蓋齊
魯詩文思案說文暢朗也朗暢同意皆憂之達於外者毛作姤
訓動暢與動義亦相成是卽依韓訓作暢達說之非不可矣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注韓說曰

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又曰南夷之樂

曰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疏傳欽欽言使人樂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若是爲和而不僭矣箋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入音克諸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尙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廣雅欽欽聲也此魯韓義鼓瑟鼓琴瑟琴在堂上也歌詩以弦之箏以上下釋同音者笙管在下鐘磬在上傳言四縣皆同卽上與下同也以三舞釋雅南籥者傳明言爲雅爲南爲籥舞是爲三舞也王者至所及文選魏都賦李注引韓詩內傳文南夷至差也後漢陳禪傳李注引薛君文是韓說以雅統六代之樂以南表四夷之樂說文樂五聲八音之總名六代四夷雖言舞仍以聲音爲節奏故以南和於雅爲不僭籥者南籥不僭承上同音言則傳箋以舞說不僭孔疏謂四夷之樂專爲舞皆非矣春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鄭注大同六樂之節奏正其位使相應也賈疏六樂卽六代之樂韞韞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鄭注四夷之樂東方曰昧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詩云以雅以南是也言與其聲歌則云樂者主於舞賈疏四夷樂名出孝經鈞命詠所引助時生養殺藏之說與白虎通引樂元語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西方之樂持戟舞助時煞

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合白虎通又云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又云合歡之樂僂於堂四夷之樂陳於右又云一說東方持矛南方歌西方戚北方擊金鄭注禮時用齊詩其言六代四夷之樂與韓合則齊說同韓云樂主於舞者鄭以別於六樂之專言節奏也云南方曰任者白虎通南夷之樂曰南南之爲言任也任養萬物蓋就舞言曰任就歌言曰南方其舞則執籥秉翟及其歌則欲籥合聲南夷歌而東仍持矛西乃舞戚北則擊金以輔之故一說與前異而薛君惟南聲音及籥不僭差之說愈明矣鄭雖以任釋舞而仍以南爲其聲歌故引詩以南證之其文王世子注云南南夷之樂也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亦其證東都賦云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僂佻兜雅罔不具集白虎通南夷之樂曰南舊本亦作曰兜兜南一聲之轉言間奏是明主聲樂矣陳禪傳又載陳忠効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韓任朱離南任并舉亦歌舞并言班賦德廣之詞忠奏合歡二語均見白虎通明齊說一貫也蔡邕獨斷云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以合天下之歡心祭神明和而歌之以管籥爲之聲此卽本鞀縷氏祭祀則飲而歌之鄭注云吹之以管籥爲之聲蔡學魯詩則魯說亦同齊韓皆以聲歌合雅也齊家以堂上之樂合歡指六代蔡指四夷者概言之均以合歡也禮注引詩明齊毛文同風俗通義亦引詩以籥不僭云籥者樂器竹管三孔所以和眾聲也明魯毛文同

鼓鐘四章章五句

楚茨

疏

毛序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

饑饉會庚不盈也降喪神不與福助也○王逸楚詞離騷注蕢

蕢蔡也詩曰楚楚者蕢是魯作楚蕢禮玉藻鄭注采齊當爲楚

蕢之蕢是齊作楚

齊韓蓋與毛同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

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疏傳楚楚茨棘貌抽除也露積曰庾萬萬曰億安安坐也侑勸

乎我將樹黍稷焉言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爲本茨言楚楚棘言

物成則倉庾充滿矣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

享獻介助景大也以黍稷爲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

處神坐而食之爲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所以助孝子

受大福也○茨蕢蔡釋草文郭注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

說文茨下云以茅葦蓋屋薺下云蕢蔡也玉篇蕢蔡也說文

訓草多貌是齊正字魯毛借字馬瑞辰云棘古作策釋草策刺

詩三之楚是也

谷風之什

方言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棘又曰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說文策勅也棘為草名又為凡草刺人之通稱楚楚者茨言抽其棘棘即茨上之棘猶之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即薪中之楚也故傳云楚楚茨棘貌正以明茨棘為一箋分茨棘為二失之楊雄并州牧箴自昔何為明魯毛文同說文旗旗眾也从㫃與聲是與與有眾義廣雅翼翼盛也張衡南都賦菽麥稷黍翼翼與與用魯經文說文倉穀藏也庾倉無屋者胡廣漢官解詁在邑曰倉在野曰庾是庾本在野積穀之稱蓋若今之囤也馬瑞辰云億說文作億云億滿也一曰十萬曰億是億之本義訓滿與盈同義王氏引之曰易林言倉盈庾億乾之師比之師坤之恆同億亦盈也語之轉耳此億字但取盈滿之義非紀其數與萬億及秭之億不同其說是也

濟濟跄跄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

注魯祊作閔齊韓祊作祭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

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疏傳濟濟跄跄言有容也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平或齊其肉

祊門內也皇大保安也箋有容言威儀敬慎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肉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孔甚也明猶備也絜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

於是甚明皇咤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氣歸咤之其
鬼神又安而饗其祭祀慶賜也疆竟界也○魯祊作閼者禮禮
器正義引釋宮廟門謂之閼郊特牲正義引同皆與詩疏引爾
雅文異又詩疏引李巡注閼故廟中門名也孫炎注詩云祊祭
于祊謂廟門也與左襄二十四年傳疏引亦同陳喬樞云毛詩
作祊詩左傳正義引爾雅李孫注亦當同今本爾雅作閼謂之
爾雅經文作閼是用魯文李孫注亦當同今本爾雅作閼謂之
門郝氏懿行曰禮郊特牲廟門曰祊正義以為釋宮文禮器正
義亦引釋宮廟門謂之閼參以李孫二注並以廟門釋閼疑爾
雅古本當作廟門謂之閼賴有注疏可證惟左傳正義引爾雅
與今本同或出後人所改耳齊韓祊作繫者說文繫下云門內
祭先祖所以徬皇詩曰祝祭于繫祊下云繫或體据春秋正義
魯詩作閼則作繫者齊韓文也陳奐云凡祭宗廟之禮廟主藏
於室中于其祭也祝以詔告之所謂直祭祝于主也廟門之內
皆祖宗神靈所馮依焉孝子不知神之所在其祭也祝以博
求之所謂索祭祝于祊也是祊祭當在事尸前至釋祭主未納
室故無詔室之祭亦必無索神之祭鄭注禮以祊為釋宜於廟
門外箋詩又以門內為大門內非廟門內鄭箋常自用其禮注
孔疏曲護解廟門外為釋祭之祊廟門內為正祭之祊則詩之
祊與禮郊特牲禮器之祊為二祭矣焦循宮室圖云釋祭之名
見於諸經者絕不與祊混祊皆正祭索神之名所云為祊於外
而出於祊者皆對室中言非門外也焦說是已蔡邕司空臨晉

侯楊公碑祀事孔明明明魯毛文同孝孫
有慶三句祝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詞

執爨踏踏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

獻醕交錯禮儀卒度注韓儀作義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

福萬壽攸酢

疏傳爨爨爨爨爨也踏踏言爨竈有容也燔取脾

庶羞也釋而賓尸及賓客東西爲交邪行爲錯度法度也獲得
時也格來酢報也箋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爲
之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君婦謂后也凡適妻稱君婦
事舅姑之稱也庶胲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籩豆必取肉物
肥胲美者也始主人酌賓爲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
曰醕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卒盡也古者於旅也語○胡承珙云
釋訓踏踏敏也說文踏長脰行也从足昔聲一曰蹴踏爾雅本
釋此詩之踏踏合之說文長脰者敏於行執爨踏踏以敏爲本
義至一曰蹴踏乃論語馬注所謂恭敬貌者與詩義別王逸楚
詞九歎注爨炊竈也詩云執爨踏踏明魯毛文同馬瑞辰云釋
訓慎慎勉也疑此詩莫莫之異文當本三家說文慎勉也亦敬
謹之意與傳敬至義合又云交者迭之消借說文迭會也錯者
道之段借說文道交道也特牲饋食禮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
辯鄭注交錯猶言東西蓋渾言則交錯爲東西行析言則東西

正相值爲送東西邪行爲道旅酬行禮皆一這一道也呂覽慎
行篇高注酬報也詩曰獻酬交錯明魯毛文同張衡南都賦獻
酬既交用魯經文班固東都賦獻酬交錯明齊毛文同韓儀作
義者韓詩外傳四三引詩禮儀卒度笑語卒獲今本皆與毛同
係後人妄改王應麟詩攷引作義肆師治其禮儀注故書儀爲
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左傳邾儀父漢書鄒陽傳作義父說文
云義者己之威儀也故經傳多以義爲儀荀子修身篇人無禮
則不生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
卒獲此之謂也禮論引詩同禮坊記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鄭注卒盡也獲得也言在廟中者不失其禮儀皆歡喜得其節
也明魯齊並與毛同陳奐云此章及明日釋祭祭畢而饗燕賓
客由饗燕而推本於神報介福則祀事至此畢矣下三章又復
敘祭祀始末以明思古之情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注韓詩曰

馥芬孝祀韓說曰馥香貌也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

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疏傳熯敬也善其事曰

也稷疾勅固也箋我我孝孫也式法莫無愆過徂往也孝孫甚
敬矣於禮法無過者祝以此故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既而以

詩三家義集疏卷下八谷風之什

嘏之物往予主人卜予也茲茲芬芬有馨香矣女之以孝敬享
 祀也神乃歆嗜女之飲食今予女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多少
 如有法矣此皆嘏詞之意齊減取也稷之言即也永長極中也
 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牛肉魚醢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
 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詞以刺之又曰長賜女以中
 和之福是萬是億言多無數○馬瑞辰云少牢饋食禮皇尸命
 工祝鄭注工官也書皋陶謨百工即百官工祝正對皇尸為君
 尸言之猶書言官占傳言善其事曰工非潛夫論敘錄詩有工
 祝月魯經文馥芬至貌也文選蘇武古詩注引韓詩及薛君文
 眾經音義十四引韓詩同惟無薛君曰三字馬瑞辰云釋詁享
 孝也享訓為孝故享祀亦謂之孝祀論語而致孝
 乎鬼神猶言致享乎鬼神也箋謂以孝敬享祀非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

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疏傳致告告利成也皇大也燕而盡其私恩箋鐘鼓既戒戒諸
 孫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徂位堂下西面位也祝於是致孝
 孫之意告尸以利成具皆也皇君也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也
 神醉而尸設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尸稱君尊之也神安
 歸者歸於天也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歸簋豆
 而已不遲以疾為敬也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

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白虎通祭祀篇祭所以有尸者何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仰視懷柄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所爲泄故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此魯說魏志文帝紀曹植誄神具醉止明韓毛文同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殺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疏傳殺安也安然後受福祿也將行也替廢引長也箋燕而祭時之樂復皆入奏以安後日之福祿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女之殺羞已行同姓之臣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小大猶長幼也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乃歆嗜君之飲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詞惠順也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維君德能盡之願子孫勿廢而長行之。○易林臨之蒙神嗜飲食使君壽考明齊毛文同釋訓子子孫孫引無極也舍人注子孫長行美道引無極也此魯說蔡邕九祝詞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明魯毛文同韓詩外傳三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忘生者眾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言祭禮也重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

疏毛序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三家義未聞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注韓甸作隩咄咄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

理南東其畝

疏傳甸治也咄咄墾辟貌曾孫成王也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或南或東箋信乎彼南山之野

禹治而土甸之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佃言成王乃遠修禹之功今王反不修其業乎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韓甸作隩者周官稍人邱乘注乘讀與維禹隩之隩同賈疏云毛詩維禹甸之不

言隩者鄭君先通韓詩此據韓詩而言胡承珙云毛訓甸爲治者甸讀爲田說文田隩也釋地李巡注田畝也謂畝列種穀之處夫畝列種穀固有治義矣韓字雖作隩亦常同毛訓治爾雅神治也邵晉涵謂神爲隩之轉又說文隩理也理卽爲治亦以聲近義同也小司徒鄭注甸之言乘也乘亦可訓治幽風亟其乘屋箋云乘治是也此箋必申以邱甸者以下文疆理南畝皆所以奉禹功故又本甸治之意推而言之賈疏謂鄭注韓詩爲說隩是軍陳故訓爲乘殆未必然咄咄原隰者馬瑞辰云均人注甸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玉篇營均也營與咄音近而義同作營者蓋韓詩咄釋文云本亦作咄小爾雅廣雅並曰甸治

也均卽甸也均亦均也夏小正農率均田均田卽除田除卽治也釋訓均田也正取曾孫田之爲訓說文有均無均郝懿行謂均卽均之或體疆者謂定其大界理者細分其地脈也南東其畝者左成二年傳晉卻克伐齊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杜注晉之伐齊循堊東行易益南東必因地勢齊在晉東故晉使東畝爲不顧土宜也又呂覽簡選篇晉文公東衛之畝高注使衛耕者皆東畝以遂晉兵也程瑤田云釋阡陌者皆言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惟風俗通具二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天下之川皆東流故川橫則滄澮又橫溝又縱遂又橫遂橫者其畝必縱而畝陳於東是故東畝者天下之大勢也遂上有徑當百畝之間故謂之陌其徑東西行故曰東西曰陌也遂上之徑東西行則溝上之畛必南北行畛當千畝之間故謂之阡而曰南北曰阡也此阡陌之通義出於東畝東畝者天下之大勢也然亦有南畝者河東之川獨南流河爲川之最大者而或南流則其畝必南陳而爲南畝矣南畝畝橫則遂縱徑亦縱而爲南北行豈不南北爲陌乎溝橫畛亦橫而爲東西行豈不東西爲阡乎由是洹又縱滄又橫而川則縱而南流矣河東之川天下之大川也而獨南流故特舉之以爲東西爲阡南爲陌之例河至大伾又北流則畫畝與河東川之南流者同爲南畝而晉人欲使齊盡東其畝此賓媚人所以有無顧土宜

之斥也阡陌之名從遂人百畝千畝百夫千夫生義而匠人之
阡陌則因乎遂人而名之義不係乎畝與夫之千百命名之事
惟變所適亦自然之勢也陳奐云詩言畝有南東則阡陌亦必
南東程說足以證三代定畝之至意天下之川東西流者畝必
東南北流者畝必南其大較也河東之川南流幽岐豐鎬在大
河之西其川與河東之川同是南流其畝必南陳故七月甫田
大田載芟良耜等篇皆云南畝此
篇言疆理天下故云南東畝也

上天同雲注韓說曰雪雲曰同雲雨雪雰雰注三家雰作紛益

之以霰霰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疏傳霽雰雪貌豐年

雨曰霰霰箋成王之時陰陽和風雨時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
小雨潤澤則饒洽○雪雲曰同雲者藝文類聚二御覽十二引
韓詩外傳文又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之數
雪花曰霰又云自上而下曰雨雪細霰記之陳華陳喬樞云初
學記同雲謂陰雲竟天同爲一色又埤雅引詩上天同雲而釋
之曰冬爲上天煥則雲暘而異寒則雲陰而同故韓詩以雪雲
爲同雲也三家雰作紛者白帖二兩引詩雨雪紛紛與毛異說
文雰卽氛字云祥也與雪無涉蔡邕九惟文上天同雲明魯毛
文同釋天小雨謂之霰霰說文霰下訓義同徐鍇引詩潤之以
霰霰益作潤蓋韓詩異字又漫下云澤多也引詩既漫既渥亦

據三家文毛作優同音通段霑下云雨霑也
渥下云霑也湼下云濡也足亦湼之借字

疆場翼翼黍稷或或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界我尸賓壽考萬年

疏傳場畔也翼翼護畔也或或茂盛貌箋斂稅曰穡界予也成
王以黍稷之稅爲酒食至祭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與

賓所以敬神也敬
神則得壽考萬年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注韓疆作壇是剝是蒞獻之皇祖曾孫壽

考受天之祐疏傳剝瓜爲蒞也箋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
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

創淹漬以爲蒞實四時之異物皇君祐福也獻瓜蒞於先祖者
順孝子之心也孝子則獲福○呂覽孟春紀高注詩曰中田有

廬疆場有瓜無休廢也引經明魯毛文同疆作壇者韓詩外傳
四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爲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

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
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

畝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是以其民和親而
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疆作壇見詩考今本仍作疆乃

誤改史記晉世家出壇乃免與疆同也又周禮載師賁疏眾經
音義十三引皆作壇說文壇界也重文疆从土疆疆从土則壇

詩三家襄集疏卷十八谷風之什

卽疆之消文陳喬樞云此與穀梁傳及漢書食貨志合穀梁魯詩同一師傳班固漢志皆用齊詩是三家義同穀梁傳曰古者什一藉而不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又曰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薑取焉食貨志曰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其家眾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在塋曰廬在邑曰里於里有序而鄉有庠春令民畢出在塋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穀梁傳言古者公田爲居云云食貨志言公田餘二十畝云云正此詩所謂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也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何休注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入家而九頃其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多於五口名曰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五穀畢入民皆居宅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饒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

侈於國以問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而知天下所苦不下
堂而知四方說亦與食貨志同公羊爲齊學邵公用魯詩其所
述多齊魯詩義范甯穀梁注卽用邵公語他如趙岐之注孟子
宋均之注樂緯咸同此說其義甚古不可易也詩孔疏乃以諸
儒爲失其說非是馬瑞辰曰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古者
井田之制私田在外公田在中廬又在公田之中故曰中田有
廬詩正義拘孟子九一而助之說謂鄭以爲助則九而助一貢
則十一而貢一通率而什中取一因謂古無公田二十畝爲廬
舍之說案孟子所云皆什一者正謂十一分而取其一詩正義
以什一使自賦謂什一而貢一是也而以九一爲九而助一則
非九一而助舉其大數實則除去廬舍二十畝爲八百八十畝
八家各得田一百二十畝只稅其十畝正爲什一而稅其一此
孟子所謂其實皆什一也攷工記匠人賈疏以爲什外取一亦
什一而取一之義先儒或以什一爲什而取一則與經文其實
皆什一爲不合矣易林小過之漸中田有廬
疆場有瓜蒌獻皇祖曾孫壽考用齊經文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

疏傳周尙赤也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箋清謂玄酒也酒

考納亨時毛以告純也膏脂膏也血以告殺膏以升臭合之黍

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從獻也孔疏從是相亞之詞御覽五

詩三家義義流傳卷十八谷風之什

言三三言集正卷之一
百二十四引詩享以祖考于作以連上爲三以與下三其字應
蓋本三家文公羊宣十二年何注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
鋒有鸞也禮郊特牲云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
而後斷也張衡東京賦執鸞刀以袒割用魯經文鸞考文本作
鑾說文鑾从金从鸞省訓爲鸞鈴象鸞鳥聲和與公羊說鸞刀
義正合骨說文引詩作肫云牛腸脂也骨卽肫之重文毛作骨
知三家作肫郊特牲脾膾鄭訓腸問脂也祭義脾膾鄭又訓血
與腸問脂也初無定說而祭義釋文引字林膾是牛腸問脂也
與說文合是說
文義爲塢矣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注魯苾作馥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

福萬壽無疆

疏傳烝進也箋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

歸咎是孝孫而報之以福○魯苾作馥者蔡邕司空臨晉侯楊
公碑馥馥芬芬是用魯詩何晏景福殿賦亦云馥馥芬芬廣雅
釋訓馥馥芬芬香也皆據魯文
邕碑祀事孔明明魯毛文同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三百五十六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八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九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甫田之什第十九

詩小雅

甫田

疏毛序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箋刺者刺其倉庫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三家義未聞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注韓倬作剗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

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注齊耘作芸耔作芋薿作儼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疏傳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尊者食新農夫食陳耘除草也耔離

本也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箋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大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倉庫有餘民得賒其取食之所以紆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豐年之法如此今者今成王之法也使農人之南畝治其禾稼功至力盡則疑薿然而茂盛於古言稅法今官治田互辭介舍也體使民勤作耘耔

問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
之行○玉篇草部蒔都角切韓詩蒔彼圃田毛作倬又音到詩
釋文倬韓詩作蒔云蒔卓也釋詁蒔大也邢疏韓詩云蒔彼圃
田陳喬樞云此釋文說蒔爲蒔也盧文弼曰徐鉉謂說文無蒔
字惟玉篇竹部有之云捕具也又作罩是蒔卽罩之異文廣韻
三十七號蒔大也又四覺蒔字注引說文云草大也今本說文
作草木倒木倒乃大也二字之譌據此則韓詩本作蒔字可知
釋詁郭注蒔義未聞郭璞豈不見韓詩使韓果作蒔字何云未
聞耶然其誤自陸德明始而邢昺因之齊耘作芸耔作芋疑作
疑者漢書食貨志后稷始耨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耨長
終畝一畝三耨一夫三百耨而播種于耨中苗生葉其上稍耨
隴草因隴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儼儼芸除
草也芋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
風與旱故儼儼而盛也甸師鄭注耨芸芋也卽用齊詩說揚雄
逐貧賦或耘或耔明魯毛文同文選魏都賦李注引韓詩章句
介界也胡承珙云箋以介爲舍廬舍必於界上是鄭義本韓陳
奐云介大也止猶息也言長大其黍稷休息其民人也與二章
云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文義同黃山云甫田之詩託諷農
民農人其稱我者皆自我也與幽風食我農夫當同取其陳者
以自食待其新者備歲取之常供爾方疑疑而期其介止介當
如陳說止至也至於得穀也生民傳訓攸止爲福祿所止卽此
義田畯以農夫之俊者爲之釋言髦俊也又曰髦士官也田畯

農夫也則似專為此詩立訓三章田畯之畯釋文本又作俊是傳之以俊訓髦即以髦士為田畯之官農人獻新田畯致之故傳治田得穀髦士以進連言是為一事矣箋以為進其俊士之行非詩衍言治田得穀明就農人言非就王言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

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疏傳器寶曰齊在器曰盛社

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田祖先嗇也穀善也箋以絜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臧善

也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年不順成則入蜡不通御迎介助穀養也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

後始耕也以求甘雨佑助我禾稼我當以養士女也周禮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齊明猶明齊即左

傳絜齊也續漢禮儀志補注引蔡邕禮樂志社稷樂詩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者也風俗通義八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

但為田祖報求詩曰乃立豕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據蔡說魯御作迎風俗通作御蓋後人據毛改之漢書郊祀志引詩

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明齊毛文同黃山云詩言田畯未言稼

同言祈未言報田畯者特無螟螣蟲賊之害爾箋輒以五穀戒熟報功為說非也首章或芸或芋黍稷優優齊說以為苗穉壯

則尚未秀實明矣三章禾易長畝終善且有祝其終有則尚未

收穫明矣如茨如梁詠在末章必無於次章言報功之理箋據古文之說謂秋祭社與四方既秋祭矣又以爲八蜡蜡則冬祭也尤無定說蓋以社者蔡邕所謂春藉田祈社稷也以方者亦邕所謂春夏祈穀於上帝也御田祖者班固所謂享先農也祈甘雨者皇甫謐所謂時雩旱禱也皆春夏王者重農所有事詩歷言之不必如箋說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

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疏傳易治也長畝竟畝也敏疾也箋曾

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爲饁饁饁也田畯司嗇令之嗇夫也喜讀爲饁饁酒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饁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饁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饁之美否示親之也禾治而竟畝成王則無所責怒謂此農夫能自敏也○胡承珙云曹氏云攘卻也謂田畯之官卻除其左右之從者親嘗其饁之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黃山云曾孫爲農人親饁其君之稱上章社方御祈美王之勸農此章述王之愛農也言王來田間見婦子饁饁卻左右而試嘗其食之旨否亦示親噉爾故曰曾孫不怒謂不怒婦子之無知正喜農夫之克敏也然則箋義當如胡說當則不當屬之田畯田畯連上三句數見他篇亦不必相牽爲說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疏傳茨積也梁車梁也京高上也箋稼禾也謂有葉者也茨屋蓋也上古之稅法近者納穗遠者納粟米與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也成王見禾穀之稅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是言年收除前也慶賜也年豐則勞賜農夫益厚既有黍稷加以稻粱報者爲之求福助於八蜡之神萬壽無疆竟也○黃山云曾孫之稼四句幸公田之獲多乃求千斯倉四句祈私田之大有報者神報王之勛農愛農而畀以福壽二句皆頌王之詞爾此篇箋說多不倫王肅孫誠重疑之如此章以納穗納粟遠近爲說成王巡田所至本有近無遠也又以求倉箱屬成王則穗粟仍非自民納之而司稼廩倉之官爲虛設矣何其無定說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疏毛序刺幽王也言狩畝不能自存焉箋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蟲災害穀風雨不時萬民饑饉於寡無所取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三家義未聞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注魯覃作剡倣戰南

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疏

傳單利也庭直也箋大田謂地肥美可墾耕多為稼

可以投民者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櫟陳根可拔而事之俶讀為櫟載讀為苗粟之苗時至民以其利耜櫟苗則種其眾穀眾穀生盡條直茂大成王於是則止也民既櫟苗則種其眾穀眾穀生盡條直茂大成王於是則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魯單作刺者釋詁刺利也郭注詩曰以我剡耜陳喬樞云郭注是據舊注魯詩之文張衡東京賦介御間以剡耜衡習魯詩可互證也淮南汜論訓古者剡耜而耕字亦作剡皆從魯文毛作單段借字陳奐云箋讀載傲為櫟苗非也苗一歲休耕之田不得播穀王逸楚詞九章注播種也詩曰播厥百穀明魯毛文同箋訓播厥百穀為種其眾穀亦於魯說合

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

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注韓秉作卜卜報也疏

傳實未堅者曰早稂童梁也莠

似苗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炎火盛陽也莠莠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四蟲者恆害我田中之穉禾故明君以正己而去之螟螣之

屬盛陽氣羸則生之今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使自消亡○馬瑞辰云說文螟蟲食穀心者吏冥冥犯法卽生螟二徐本心誤作葉藝文類聚開元占經引說文作食穀心段從之是也釋文螟或作蚩說文作螟螟二徐本作螟云蟲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螟螟當從釋文引作螟螟本字騰借字螟又借作蠲呂覽任地篇又無螟螟注蠲作爲騰後漢明帝紀亦云去其螟蠲春秋莊十八年秋有蠲當讀爲螟螟之蠲劉向服虔並以爲短弧非蠲者蠲之借說文蠲食草根者从蟲弟象形吏抵冒取民財則生蠲或作蠲古文作蠲古務牟同聲或作蠲者猶務光一作牟光也其字亦省作牟漢書景帝詔侵牟萬民李奇曰牟食苗根蟲是也賊玉篇作蠲蓋後人增益之字古止作賊易林坤之革螟蟲爲賊害我五穀用齊經文說文有螟螟蟲而無賊齊家蓋亦以三者皆爲賊非有四也秉作卜卜報也者釋文引韓詩文段玉裁云卜界猶俗言付與也爾雅卜予也胡承珙云白虎通蒼龜云卜赴也小爾雅赴疾也禮少儀喪服小記注並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是訓卜爲報猶訓卜爲赴卜界炎火者謂巫取而界之炎火也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注齊渰作蹇魯作阨韓作弇齊萋作淒三

家興雨作興雲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疏

傳滄雲興貌妻妻雲行貌

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令
天主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成王之
時百穀既多種同齊孰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穫不敏遺
秉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爲利○齊滄作馳者漢書食貨志先
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故民皆勩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
有馳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釋文云有滄漢書
作馳王應麟詩攷作滄與今本同已非善本矣盧文弨云顏氏
家訓始謂興雲當作興雨陸釋文從之趙明誠金石錄載無極
山碑有曰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乃知漢以前本皆作
興雲顏氏但以班固靈臺詩祁祁甘雨爲證豈諸書皆可廢乎
愚案盧說是也自顏氏誤改而桓寬鹽鐵論水旱篇所引之有
滄妻妻二句後漢左雄傳所引之有滄淒淒四句用齊詩者皆
改爲興雨矣魯作庵者呂覽務本篇詩云有庵淒淒興雲祁祁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高注詩小雅大田之三章也庵陰雲也陰
陽和時雨祁祁然不暴疾也古者井田十一而稅公田在中私
田在外民有禮讓之心故願先公田而及私也案所引魯詩也
韓詩外傳八引小雅曰有滄淒淒興雲祁祁以是知太平之無
飄風暴雨明矣陳喬樞云詩攷引外傳作有弇今已爲後人改
作滄御覽八百七十二引作馳三家妻作淒興雨作興雲者引
已見上段王裁云古人止言降雨下雨無言興雨者興雲祁祁

雨我公田猶白華詩之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語意相似漢書蕭望之傳議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此齊說也趙岐孟子章句云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此魯說也馬瑞辰云釋有二義閭宮詩傳先種曰種後種曰種說文種幼禾也繫傳本下有晚種後熟者五字是禾之幼者曰種禾之晚種者亦曰種此詩無害我田種謂幼禾也彼有不穫種謂晚種後熟者也禮坊記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鄭注言穫者之遺餘拮拾所以爲利聘禮鄭注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管穧名也繁露制度篇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馬瑞辰云說文穧穫刈也一日撮也撮即聚把之稱是穫禾謂之穧聚禾成把亦謂之穧此詩不斂穧當從說文撮也之訓釋文以穧穫當之非聘禮記四秉曰管鄭注管穧名也今凍易之間川稻聚把有名爲管者是穧即管之別名愚案穧皆禾名秉穧皆禾秉名秉與穧相對成文則穗當與穧二句相屬蓋齊與毛異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

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疏傳駢牛也黑羊豕也箋喜讀爲饁傳酒食也成王出觀農

事饋食耕者以勸之也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勞倦之爾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詩三家義氣疏卷十九甫田之什五

○案禮曲禮鄭注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東
 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
 祭其方之官而已黃山云此篇託諷與甫田同甫田為天下民
 田則大田當為藉田帝藉之收於神倉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
 祀故末章來方禋祀以享以祀並言之亦非如箋說之專為祈
 報也此來字如肆追來孝之來當訓為勤方者方祀禋者禋祀
 祀者祀神享者享鬼故牲有騂黑陰陽之別牧人鄭注陽祀南
 郊宗廟陰祀北郊上帝而方祀尚在其外足知所包者廣曲禮
 引詩來方禋祀特就詩中方祀一事為證耳禋祀之昊天上帝
 非方祀所敢用祀者大事抑非可因觀農事來行之箋乃曰成
 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悖矣鄭注禮多用齊說知
 五官四郊即齊家此詩方字之說也韓詩外傳三人事倫則順
 於鬼神順於鬼神則降福孔偕詩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是韓說亦非指祈報矣愚案以上引詩明齊韓毛文同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

疏毛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三家義見下

瞻彼洛矣

注魯說曰洛出獵山東南流入渭維水泱泱君子至

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

注魯奭作艸以作六師

疏傳興也洛宗周漑浸水也

泱泱深廣貌。韎韐者，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韐所以代韎也。天子六軍，箋瞻視也。我視彼洛水，灌漑以時，其澤浸潤，以成嘉穀。興者，喻古明王恩澤加於天下。爵命，賞賜以成賢者。君子至上者，謂來受爵命者也。爵命爲福，賞賜爲祿。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韎韐祭服之韎，合韋爲之。其服，爵弁服。紵衣，纁裳也。○案洛出獵山，東北夷中，洛東南流入渭，南墜形訓洛矣。維水泱泱，是也。此高用魯說也。漢地理志：北地郡歸德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左馮翊哀德禹貢洛水東南入渭。漢歸德縣今甘肅慶陽府安化合水二縣地爲洛水出源處。王引之云：毛傳原文當作韎染韋也。今本韎下有者茅蒐三字，此涉鄭箋。韎者，茅蒐染而誤衍也。蓋毛以染韋一入之色爲韎，而不以茅蒐爲韎，故曰韎染韋也。一入曰韎，鄭以韎爲茅蒐之合聲也。若毛以茅蒐爲韎，則與一入曰韎之文自相違戾。且毛旣云韎者，茅蒐染韋，則鄭不須更云韎者，茅蒐染矣。孔陸所見已是。誤本故不言鄭與毛異耳。魯輿作絕者，白虎通爵篇：世子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韎韐有絕，謂世子始行也。陳喬樞云：白虎通以此詩首章爲世子始行衣士服而上受爵命，本於魯詩之說。鄭箋三章俱就世子言，與白虎通合。亦據

有玉璫之稱貴於珎自諸侯至士皆下美於上惟天子上美於
下案說文與傳互異天子蓋璚璚異物若諸侯璚璚璚黃金
爲璚其美者爲璚是諸侯璚璚同以金爲之所以別於天子也
王莽傳璚璚璚璚璚璚璚璚璚璚璚璚璚璚璚璚璚璚璚璚璚璚璚
夫皆以鎮爲之士皆以璚爲之說文諸侯璚璚璚璚璚璚璚璚
寫之誤公羊莊四年何休解詁詩云君子萬年明魯毛文同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疏箋此人世子之能繼世位者也其爵命賞賜盡與其先君受命者同而已無所加也

箋此人世子之能繼世位者也其爵命賞賜盡與其先君受命者同而已無所加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疏

毛序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譏諂
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錢古者古昔明

王時也小人斥今幽王也○三家無異義

袞袞者華注

魯韓裳作常其葉滑兮我覲之子我心寫兮我心

寫兮是以有譽處兮疏

傳與也裳裳猶堂堂也情盛貌箋興者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脩然於下喻臣

也明王賢臣以德相承而治道興則讒諂遠矣觀見也之子是子也謂古之明王也言我得見古之明主則我心所憂寫而去

矣我心所憂既寫則是君臣相與聲譽常處也憂者憂謫諸並進○魯韓裳作常者廣雅釋訓常常盛也是此詩裳裳之異文說文常或作裳廣雅所引魯韓詩蓋作常常猶滑滑也言賢者功臣世澤之盛如此華葉之茂也之子指世祿者言我見之子則我心爲之輪寫也我心爲之輪寫兮是以眾口交推常安樂而處之兮譽處義與蓼蕭篇同不作聲譽解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

有慶矣疏

傳芸黃盛也箋華芸然而黃興明王德之盛也不言葉微見無賢臣也章禮文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雖

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禮文法度政有禮文法度是則我有慶賜之榮也○馬瑞辰云芸者賑之借字說文賑物數紛賑亂也今作紛賑賑謂多則盛也不言葉畧也言我觀世祿之子維其有章服之美矣維其有章服之美是則由明王篤念賢者功臣之後加之慶賜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疏

傳言世祿也箋華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興明王之德時有駁而不純我得見明王德之駁者雖無慶譽猶能免於讒詔之

害守我先人之祿位乘其四駱之馬六轡沃若然○或黃或白言雜色俱極其盛非有所貶抑也我觀世祿之子得乘四駱之

馬其六轡潤澤而沃然我則居此世爲可幸也蔡邕集胡廣黃瓊頌沃若六轡用魯經文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注魯維作唯疏傳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似嗣也

於國維我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之世祿子孫嗣之今遇譏
諸並進而見棄絕也○說苑修文篇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
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無所不宜也是故韞冕屬戒立
於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經杖立於喪次賓
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立於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
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
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
之謂也陳喬縱以說苑所引詩傳卽魯詩傳之文與荀子不苟
篇引詩言君子能以義屈伸變應韓詩外傳言周公事文武成
三王三變以應時諸說合君子卽謂世祿之子言明王能厚愛
賢者功成之後其後人自能嗣美而克副上之任使矣魯維作
唯者新序雜事一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
維作唯潛夫論邊議篇引詩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案
三家皆不作維此魯文當作唯或作惟後人妄改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桑扈疏

毛序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箋動無禮文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也○三家義未聞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注魯說曰胥者相也

疏

傳興也鶯然有文章胥皆也箋交交猶佼佼飛往來貌桑扈

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胥有才知之名也祜福也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天子之以福祿○此詩以桑扈之往來有文與君臣之威儀升降故不如小宛傳以交交為小貌扈與扈通即布穀也短言曰扈長言曰布穀有鶯猶鶯鶯也鶯鶯形容羽領文章之美文選射雉賦徐爰注鶯文章貌也詩云有鶯其羽與白帖九十五引同鶯作鶯白帖九十四引詩仍作鶯云鶯文彩也蓋鶯鶯通用說文無鶯字鳥部鶯鳥也引詩有鶯其羽段注今說文必淺人所改謂不當訓鳥也胥相也者新書禮篇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者相也祜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此魯說司馬相如上林賦樂樂胥揚雄長揚賦有樂胥又曰受神人之祜福皆用魯經文班固

靈臺詩於皇樂胥用齊經文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疏

傳領頸也屏蔽也箋王者之德樂賢

知在位則能為天下蔽捍四表患難矣蔽捍之者謂蠻夷率服不侵畔○玉篇頁部引詩傳云領頸也此當是韓傳與毛同文選射雉賦驚綺翼而經揭灼繡頸而袞青鸞羽驚綺翼也驚領灼繡頸也即運化此詩語眾經音義二十引倉頡云屏牆也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疏
翰餘憲法也戢聚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箋辟君也王者之德外能捍蔽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為之植翰則百辟卿士莫不修職而法象之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胡承珙云正義標傳文翰餘當引植翰翰今本植下脫翰字惟呂記引正義植翰翰也不誤又正義引舍人注翰所以當牆兩邊翰當作翰左宣二十疏年傳正義引皆作翰又顏氏家訓書證篇引詩傳曰不戢戢也不健健也不多多也據此詩難字本作健傳當讀如荷健之健陽有甚楚傳云荷健柔順貌則此不戢者言民皆聚而歸之不健者言民皆柔而順之民既歸順故受福多耳愚案說文健下云讀若詩受福不健是三

家作健毛借以通訓也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注齊彼交作匪傲萬福來求疏

箋兕觥罰爵也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觥然陳設而已其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其樂言不憚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九 甫田之什

九

敖自淫恣也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則萬福之祿就而求之謂登用爵命加以慶賜○韓詩曰觥容五升所以爲罰爵也說詳卷耳篇觥爲罰爵後漢猶存其制見邳惲傳漢書五行志詩曰兕觥其觥旨酒思柔匪傲匪敖萬福來求張晏曰觥罰爵也飲酒和柔無失禮可罰爵徒觥然而已應劭曰言在位者不傲許不倨傲也師古曰傲謂傲倖也萬福言其多也謂飲酒者不傲倖不倨傲則福祿就而求之也臧琳云交爲絞之省絞傲古通當從應說盧文弨云左成十四年傳引詩彼交匪傲襲二十七年傳作匪交匪敖匪亦有彼義襄八年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漢志據齊詩故文與毛異馬瑞辰云王氏引之曰求讀與迷同迷聚謂福祿來聚其說是也迷鳩古同義釋詁鳩聚也堯典方鳩僝功說文引作旁迷僝功云迷斂聚也迷音又同句說文句聚也萬福來求猶鳧鷖詩福祿來崇瞻彼洛矣詩福祿既同長發詩百祿是道崇同道皆聚也故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箋云就而求之失其義矣愚案就而求之顏注同箋是齊義本如此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疏

毛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箋交於萬物有道謂順其性取之以時不暴天也○

三家義未問

駕鸞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疏

傳興也駕鸞匹鳥太平之時交於萬

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箋匹鳥言其止則相

耦飛則為雙性馴耦也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

顯祭魚而後漁射祭獸而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君子謂

明王也交於萬物其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呂覽季春

紀高注畢掩網也詩曰駕鸞于飛畢之羅之又淮南時則訓高

注畢羅鳥也詩曰駕鸞于飛畢之羅之兩引文異明所據魯

詩有兩本其實一字也馬瑞辰云聖人弋不射宿說文宿止也

不射宿謂不射止鳥非夜宿之謂古者射飛鳥不射止鳥說文

雖微射飛鳥也畢羅之掩鳥蓋亦於其飛不於其止故詩以此

見古明王之交於萬物有道非謂能飛即畢羅之也孔疏謂於

其能飛乃畢掩之而羅取之似非詩義易林隨之遜君子萬年

用齊經文黃山云駕鸞水鳥之微者既於人物無害又不足以

供庖厨太平明王何用特殺蓋當鷹隼搏擊則水鳥驚飛鸞鳥

隱形則栖梁自得用畢羅者亦視其飛止以為張弛非即以畢

羅取駕鸞故毛專指詩為興也是駕鸞之于飛一如黃鳥倉庚

之于飛耳鄭以豺獾比方疑為事實非也孔疏之誤不足辨矣

駕鸞在梁戢其左翼注韓說曰戢捷也捷其喙於左也君子萬

年宜其遐福疏傳言休息也箋梁石絕水之梁戢戢也駕鸞休

詩三家義表疏卷十九甫田之什

掩之自若無恐懼遠也遠猶久也○戢捷至左也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云王褒四子講德論云飛鳥翕翼翕與敏義同王用魯詩與箋說合韓訓戢為捷者廣雅釋詁云戢插也插捷古字通用士冠禮捷相與釋文云捷本作插禮樂記注插猶捷也釋文亦云捷本作插是其證也毛奇齡續詩傳曰凡禽鳥止息無論長頸短喙必捷其喙於左翼引攷工記廬人注矜所捷也捷即插也為證其說良允玉海載詩釋文引韓詩作捷其喙捷即捷字之譌陳啟源從之誤矣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疏艾傳摧挫也秣粟也艾養也箋摧今莖

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以興於其身亦猶然齊而後三舉設盛饌恆日則減焉此之謂有節也明王愛國用自奉養之節如此故宜久為福祿所養也○釋文莖采隊反韓詩云委也委紆偶反猶食也王應麟詩攷謂韓摧作莖是也箋言委之以莖亦用韓義說文莖斬芻也委亦餼之消借餼猶飼也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疏箋綏安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類弁疏毛序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箋戾虐也暴虐謂其政教如

雨雪也○三家義未聞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萬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疏傳興也頍弁貌弁皮弁也萬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喻諸公非自有尊託王之尊奕奕然無所倚也美實猶是也言諸

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爲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旨嘉皆美也女酒已

美矣女殽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宴也言其知其禮而弗爲也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

他言至親又刺其弗爲也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己之將危亡也君子斥幽王也幽

王久不與諸公宴諸公未得見幽王之時懼其將危亡已無所依怙故憂其心奕奕然故言我若已得見幽王諫正之則庶幾

其變改意解懌也○儀禮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鄭注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弁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隔爲四綴以

固冠也項中有緇布冠無弁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隔爲四綴以所生也滕薛名齒爲頍陳喬樞云鄭說本之齊詩與毛異續漢

志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幘故詩曰有頍者弁此之謂也仍本鄭說陳奐云左昭九年傳王使詹桓伯辭於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九甫田之什

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較梁傳入年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然則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故以為喻實勝古說說文葛寄生也釋草女蘿免絲呂覽精通篇高注引淮南記曰下有扶苓上有兔絲一名女蘿詩曰葛與女蘿施于松上明魯毛文同正義引陸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與菟絲殊異然詩明言女蘿施松上不能以今證易也隸釋載費鳳別碑云槁與女蘿字从木作槁亦三家之異係說文或體釋木寓木宛童即此槁矣釋訓奕奕憂也即

本魯詩義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忉忉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疏傳時善也忉忉憂盛滿也○釋訓忉忉變也亦魯詩義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注魯霰作覓韓說曰先集維霰霰霰也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注魯夕作昔君子維宴疏傳霰暴

阜猶多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
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喻幽王之不親九族
亦有漸自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王政既衰我無所依怙死亡
無有日數能復幾何與王相見也且今夕喜樂此酒此乃王之
宴禮也刺幽王將喪亡哀之也○陳奐云此言宴同姓而必及
甥舅者禮文王世子篇云公若與族燕則異姓爲賓魯霰作霽
者釋天雨霽爲霽雪郭注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霽霽水雪雜
下者謂之消雪郭所引據舊注魯詩之文也先集至霽也御覽
十二宋書符瑞志文選謝惠連雪賦李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文
先集維霽明韓毛文同馬瑞辰云薛以霽爲霽霽猶花也今俗
以雪之先下而小者爲雪花即韓詩所謂霽也或以雪花六出
當之則誤以霽爲大雪矣韓詩外傳四言明王能愛其所愛閭
王必危其所愛小雅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危其所愛之謂也
據此知韓毛文同魯夕作昔者王逸楚詞大招注昔夜也詩云
樂酒今昔言可以終夜自娛
樂也據此知魯詩夕作昔

頌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韋

疏

毛序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

左昭二十五年傳叔孫昭子賦車韋亦作轄說文韋入外郛
云軸端鍵也兩穿相背从井與省聲萬古文僕字轄入車部云

寺三衣長衣

三

車聲也从車害聲一日轄鍵也係通借字以輦爲正三家義未聞

間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注韓說曰

括約束也雖無好友式燕且喜疏傳興也間關設輦也變美貌

箋逝往也大夫嫉衰嬖之爲惡故嚴車設其輦思得變然美好

之少女有齊莊之德者往迎之以配幽王代衰嬖也既幼而美

又齊莊庶其當王意時諂巧敗國下民離散故大夫汲汲欲迎

季女行道雖飢不飢雖渴不渴覲得之而來使我王更修德教

合會離散之人式用也我得德音而來雖無同好之賢友我猶

用是燕飲相慶且喜○間關者阮福云後漢荀或傳論荀君乃

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李注間關猶展轉也車之設輦則流轉

如意亦猶人之周流四方動而不息故注謂間關猶展轉也間

關言貌而不言聲宋儒以爲設輦聲失之括約束也者文選對

琨荅盧謐詩注陸機辨亡論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文馬瑞辰云

韓釋括爲約束言以德音來相約束與下章令德來教同意說

文括絮也括絮也均與約束義同愚案雖無好友謂意見不同

依彼平林有集爲鵲辰彼碩女注魯辰作展令德來教式燕且

譽好爾無射疏傳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鵲雉也

辰時也箋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往集焉喻

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賢女來配之與相訓告改修德教爾
女女王也射厭也我於碩女來教則用是燕飲酒且稱王之聲
譽我愛好王無有厭也○陸疏云鵲微小於翟走而且鳴其尾
長肉甚美魯辰作展者列女漢楊夫人傳引詩展彼碩女令德
來教是據魯詩之文郝懿行妻王氏注展信也碩大也言信彼
大賢之女以善德來教也愚案碩女謂大德之女魯安也詳蓼
蕭篇詩人目覩衰如亂政興此無聊之思然即使有之亦終歸
於無益史記殷世家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惠淫紂怒
殺之而醢九侯其已事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

舞疏

箋諸大夫覲得賢女以配王於是酒雖不美猶用之燕飲

其德我與女用是歌舞相樂喜之至也○陳奐云周家歷世有
賢聖之配今幽王立衰如爲后大臣知其有滅周之禍故篇中
語氣言不必若大姜大任大妣之賢聖第思得德音令德之女
以配我君子已有歌舞喜樂之盛雖無旨酒嘉穀亦足以解渴
飢此深惡王之黷申后而立衰如也左昭二十六年傳晏子曰
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
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
女式歌且舞案此斷章取義詩人本以女與衰如相比晏子引

之以爲公與陳氏相較而用意實同雖無德解作雖無大德則詩意本然也後漢章帝紀元和二年詔詩不云乎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明魯毛文同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覲爾我心寫兮

疏箋陟登也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爲薪析其木以爲薪者爲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族妬之女亦爲其蔽君之明鮮善觀見也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則我心中的憂除去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覲爾新昏以慰我心

注韓慰作惛惛惠也**疏**傳景大也慰安也箋景明也諸大夫以爲賢女既進則王亦庶幾古人有高德

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御四馬騤騤然持其教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我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也○此章興義廣博箋說是也史記孔子世家贊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史記三王世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嚮之兩引文皆如此褚少孫習魯詩疑所引魯詩亦作本詩釋文仰止本或作仰之蓋兩止字皆有作之者禮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鄭注仰高勤行者仁之次也景明也有明

行者謂古聖賢也禮釋文仰止本或作仰之行止作行之韓詩外傳七載南假子過程本子事引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明韓毛文同此四句推及賢女輔王進德能如是則我心慰安也馬瑞辰云王肅申毛云慰怨也此非毛傳之舊說文說慰也玉篇說慰也亦作婉說即婉之或體說者順也說可訓慰慰亦可訓說毛傳蓋本作慰說也後人少識說因譌而為怨王肅遂以怨恨釋之耳慰作慍慍志也者釋文引韓詩文今韓詩不可得見就釋文所引推之蓋末章末二句已露正意如王肅所云新昏謂衰如故言以慍我心耳

車華五章章六句

青蠅**疏**毛序大夫刺幽王也○易林豫之困青蠅集藩君子信而害忠賢也困學紀聞云袁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此小雅也謂之魏詩可乎案魏當衛之王朝卿士詩又為幽王信讒而刺之所以列於小雅若武公信讒而他人刺之其詩當入衛風矣即此可證明其誤魯韓未聞

營營青蠅**注**三家營作營止于樊**注**齊樊作藩魯作藩亦作蕃

韓作林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疏傳興也營營往來貌樊藩也箋

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豈弟樂

易也○三家營作營者說文引詩營作營云小聲也此出三家

齊樊作藩者易林作青蠅集藩現漢書武五子傳壺關三老茂

引詩止于藩而昌邑王傳翼遂引詩作至于藩既與茂引不同

又此詩三章皆作止不當此獨為至疑或誤文雖占書未敢據

依魯作藩亦作蕃者論衡商蟲篇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

君子無信讒言讒言傷善青蠅汚白同一禍敗詩以為興昌邑

王夢西階下有積蠅矢明旦召問郎中翼遂遂對曰蠅者讒人

之象也夫矢積於階下王將用讒人之言也由此言之蠅之為

蟲應人君用讒史記滑稽傳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滑稽傳褚

少孫所補少孫用魯詩字作蕃蓋魯亦作本韓作殊者說文引詩作止於棘林即樊之省韓文也君子斥幽王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注魯人作言交亂四國疏已也

魯人作言者新語輔政篇史記滑稽傳論衡言毒篇引讒人並

作讒言明魯作讒言罔極漢書敘傳充躬罔極交亂宏大用齊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注韓說曰構亂也疏傳

文經

所以爲謫也箋構合也合獨交亂也○構亂也者釋文引韓詩
文孔疏構者構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亂也後漢寇
榮傳青蠅之人所共構會構與構字異義同構會猶構合也榮
以行葦爲公劉詩與列女傳蒼夫論合是亦習魯詩者知此詩
魯訓與
韓同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疏

毛序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
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

是詩也箋淫液者飲食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爲王卿士○後
漢孔融傳李注引韓詩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朱子集傳引作
韓詩序易林大壯之家人舉觴飲酒未得至口側弁醉訕拔劍
斫怒武公作悔齊義與韓說同案武公入相在平王世幽王已
往抑詩已云追刺不應又作
此篇齊韓以爲悔過當從之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注

韓說曰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

然俱謹敬也籩豆有楚殽核維旅注齊魯核作覈魯雜作惟酒

既和旨飲酒孔偕鍾鼓既設舉醕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

夫既同獻爾發功注齊說曰大射之禮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疏傳秩秩然肅敬也楚列貌穀豆實也核加籩也旅陳也逸逸

也箋筵席也左右謂折旋揖讓也秩秩知也先王將祭必射以

擇士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知言不

失禮也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豆實菹醢也籩實有

桃梅之屬凡非穀而食之曰散和旨猶調美也孔甚也王之酒

已調美眾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言主人敬其事而眾賓肅慎

鍾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故縣也舉者舉鵠而棲之於侯也周

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

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

烝烈祖其非祭與射夫眾射者也獻猶奏也既比眾耦乃誘射

射者乃登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發發矢也射者與其耦拾

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射之禮勝者

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一陳與云

燕禮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射人告具小臣設公席

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是主席在東而賓筵在西左右猶東西

也言賓至敬也後漢孔融傳李注引韓詩文齊魯核作覲魯維

作惟者文選班固典引肴覲仁義之林藪蔡邕注肴覲食也肉

曰肴骨曰覲詩曰肴覲惟旅班用齊詩蔡邕魯詩是齊魯核俱

作覲魯維作惟也大射之禮也者漢書吾邱壽王傳壽王曰大

射之禮也者漢書吾邱壽王傳壽王曰大射之禮也者漢書吾邱

壽王傳壽王曰大射之禮也者漢書吾邱壽王傳壽王曰大射之

禮也者漢書吾邱壽王傳壽王曰大射之禮也者漢書吾邱壽王

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羽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陳喬樞云壽王從董仲舒受春秋則稱詩亦當爲齊學此詩毛傳云有燕射之禮鄭箋則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衍烈祖其非祭與今據壽王說明以此詩爲大射之禮知鄭箋所云蓋從齊義說苑修文篇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謂也據此魯毛文同禮射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以祈爲求中辭爵此義最古引詩台上壽王傳所引明齊毛文同鄭注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女爵也爾或爲有案禮文明言求中以辭爵是求射中注以爾爵不屬射更以求不飲女爵說之蓋本齊詩其以爵爲女爵則同箋毛乃云我以此求爵女並引下而飲爲證是謂以我爵飲汝酒卽爾或爲有之義矣知三家爾有作者

簫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王有林

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疏傳秉簫而舞與笙鼓相應王大林君也

寺三
三
集
集
疏
上
七
甫
田
之
什

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酒所以安體也時中者也箋籥管也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聲也烝進衍樂烈美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於是又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王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純大也設謂尸與主人以福也湛樂也王受神之福於尸則王之子孫皆喜樂也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曰其登餼獻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仇讀爲斟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聞賓與兄弟交錯相酌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亦交錯而已又無次也○馬瑞辰云王林承上百禮言有王狀其禮之大者林狀其禮之多爾雅林蒸並訓爲君又訓爲眾其義一也君即羣也賓執手仇室人入又者傳箋異義據下文以奏爾時謂中者則從傳謂賓自取匹以射其義爲允胡承珙云大射儀燕畢微芻說屢安坐之後若命曰復射司射命射唯欲注云欲者則射不欲者則止可否之事從人心也蓋前此之射皆司射請射有司不耦此云命射唯欲則可自取其耦不必與正射同又天子諸侯燕禮射禮以膳夫宰夫爲主人前此正射君與賓爲耦此時或君不耦射主人膳宰之屬故可請射於賓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此說可補孔疏之疏略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注韓反作販云善貌

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

曰既醉止威儀怵怵注家作怵音醉知其秩疏傳反反言重慎也

徒屢數也僊僊然抑抑慎密也怵怵嫌也秩常也箋此復言

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時能自勅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

溫柔和也此言賓初即筵之時能自勅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

人之態出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為賓又不得有恆之人所以敗

亂天下率如此也○反作販訓善貌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

云反反即販販之省借釋詁販大也玉篇販大也善也玉篇販

善之訓即本韓詩馬瑞辰云毛訓重慎亦善貌也執競詩威儀

反反毛傳反反難也義與此傳重慎相成故詩疏亦以重難釋

之反又云古者飲酒之禮取解奠解皆坐又凡禮盛者坐卒爵其

餘則皆立飲又有升降興拜復席復位諸禮皆可以遷統之舍

其坐遷謂舍其當坐當遷之禮耳若如正義舍其本坐遷擲他

處則是讀舍其坐為句遷字另為句否則易經文為舍坐而遷

其義始明非詩義也威儀怵怵釋文引說文怵怵作怵嫌也今

說文怵下引詩訓威儀也段注當作威儀嫌嫌也黃山云楊雄

羽獵賦駢衍怵路文選李注引晉灼曰怵滿也滿為充滿是自

以為有威儀即矜張自滿之貌與抑抑正相反故下云不知其

寺三反寔寔虎卷十九 甫田之什

秩猶言不知其職分耳毛訓嫖嫖則與上文嫖嫖訓失威儀複釋文緣毛傳而訛也或謂本引傳文爲嫖嫖二字出音非引說文訓也說文

作必本三家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傲傲韓說曰傲醉舞貌是

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傚傚注三家傚作娑既醉而

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疏傳號

呼謹呶也傲傲舞不能自正也傚傚不止也箋郵過側傾也俄傾貌此更言賓既醉而異章者著爲無筭爵以後也出猶去也孔甚令善也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飲酒而誠得嘉賓則於禮有善威儀武公見王之失禮故以此言箴之○後漢孔融傳李注引韓詩曰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不知其爲惡也楊雄光祿勳箴載號載呶明魯毛文同傲醉舞貌者玉篇人部傲醉舞貌詩云屢舞傲傲案此與毛訓異又出玉篇亦是韓詩之訓易林井之師側弁醉客用齊經文三家傚作娑者說文娑字注引詩婁舞娑娑此出三家段玉裁云古此聲差聲最近邶鄘衛風玼兮玼兮或作娑兮娑兮正與傚通作娑相類說苑反質篇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傚傚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所引明魯毛文同馬瑞辰云說文廣雅並云伐敗也伐德猶言敗德箋訓爲誅伐失之又說文俄下引詩从弁之俄側作从古字通用釋水穴出从出也釋文从本作側史記平準書鑄鍾官赤側漢書食貨志作鑄鍾官赤从皆其證漢書五行志及諸傳亦皆以从代側是說文所引卽齊詩之或作本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

三爵不識矧敢多又疏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殺羊不童也箋

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彼醉則己不善人所非惡反復取未醉者恥罰之言此者疾之也式讀曰慝勿猶無也俾使由從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致讐故爲設禁醉者有過惡女無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於怠慢也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爲人說之也亦無從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爲其聞之將恚怒也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出無角之殺羊爵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殺羊之性牝牡有角矧況又復也當言我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況能知其多復飲乎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鄉射禮鄭注爵備樂畢將畱賓以事爲有懈倦失禮立司正以監之察

儀法也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陳喬樞云此引齊詩也記注
之義於詩意爲合馬瑞辰云戰國策淳于髡說齊威王曰賜酒
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御史卽詩所謂或佐之史也古
者飲酒皆立之監以防失禮惟老者有乞言之典更佐以史少
者則否故云或佐之史監以察儀史以記言下文云式勿從謂
無俾大怠察儀之事也匪言勿言匪由勿語乞言於老者而勉
以慎言之詞也又云式當讀式微式微之式彼箋云式發聲是
也式勿從謂卽勿從謂也釋詁謂勤也勤爲勤勞之勤亦爲相
勸勉之勤勿從謂者勿從而勸勤之使更飲也故卽繼之以無
俾大怠耳又云俾出童殺者釋畜夏羊牡羊牝殺當爲牡殺牝
殺之講說文宋本小徐本並曰夏羊牡曰殺廣韻集韻及類篇
韻會引說文同是知今大徐本作牝爲傳寫之譌證一說文夏
羊牝曰殺列子天瑞篇老耄之爲猿張湛注亦以殺爲牝羊則
知殺必牡羊矣證二三蒼殺夏羊殺牝也亦獨也說文羯羊則
牝也去勢曰牝必牡羊乃可稱牝證三戴侗六書故周伯琦六
書正譌並曰殺牡羊也證四廣雅吳羊牡一歲曰牝羯玉篇廣
韻並以牝爲殺之俗案今俗稱牛之牡者爲牯與牡羊之稱殺
羊取義正同證五說文牝牡羊也廣雅吳羊牡三歲曰羯易釋
文引張璠注羯羊殺羊也以殺釋牝爲牡則殺亦牡可知證
六以今證古吳羊卽今綿羊惟牡者有角牝者多無角夏羊卽
今山羊牝牡皆有角牝間有角小者牡則未有無角者大雅抑
之詩曰彼童而角是無角者而言其有角此詩俾出童殺又是

有角者而欲其無角二者相參足見詩人寓言之妙傳殺羊不
童蓋以殺爲夏羊之牡者至箋以殺爲牝牡通稱蓋據漢末稱
夏羊爲殺卽爾雅郭注所云今人便以牝殺名白黑羊也然與
爾雅說文訓異矣又云禮飲獻酢酬之外又有展酬不止三爵
惟臣侍君小燕則以三爵爲度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
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孔疏言侍君
小燕之禮引春秋傳曰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又易林曰湛
露之歡三爵畢恩公羊何休注禮飲酒不過三爵皆指平時侍
燕而言卽此詩所謂三爵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甫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九終